

貞
固
齋
書
義

下孟
第八本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政即在竭心中則遵法信有自也夫天下當遵不忍人之
政聖人已有所以繼之者堯舜固不第以政傳歟且帝王
御世有不忍人之心有不忍人之聞必有不忍人之政綱
紀燕於君臣皇天亦格其篤孚象魏布於邦國奕曩猶悚
其明威抑知所盤固而出實有不可斷續者乎聖人既竭
心思政在其中矣先天下而益明作故工歌府事皆齋祓
以告帝本不作政觀黎民奚自而動非常之懼哉心與政
若規繩之不可畸迺愆忘所以盡泯也高天下而謀經制
故畫野建學皆同惠以師民政猶此不忍朝廷奚自而受

空文之誚哉。政仍心。若音律之互相叶。則舊章所以日靈也。繼固不可已也。行春執規。行夏執衡。行秋冬執矩。與權夫豈率迪。昭考要率。迪我必欲如是之心。而必欲如是者。又惟恐其不如是。抑搔既屬。沉痛抑搔之方。有不天巧。媵洽者乎。不忍者人。不忍人者。政克艱流。為樂愷無疆之頌。積之中懷。爾未駿發。而未女紅。而桑未災。藎而憂。穰坐嘆。夫豈整施絕業。要整施我莫可自己之性。而莫可自己者。又或慮人之容可已。欽恤既屬。痼瘵欽恤之條。有不日進。懇摯者乎。不忍徵諸政。不忍之政。徵諸人。其咨本乎昏墊。有道之長。發之連及爾。然則天行有不息之剛。聖政即

有不己之配。陟降昭格。環相繼于幽明。而寅賓納餞。要作人者。自永其軫。殷是以刑措于簡孚。則人齒長。淳禮秉于尊彝。則物揆畫。一百姓不見天子之經綸。而祇傳天子之哀矜。竭心中之紆迴。吾安得窮其所際哉。氣數有鼎革之造。聖政究無違道之施。子諒惻怛。總隱繼于性命。而慮始垂成。要立極者。獨示其憂皇。是以教始于幼儀。即惇風俗所本。學起于州黨。即扶人心所資。萬方不顛。天子之神聖。而專樂天子之溫良。竭心中之誠求。吾安見竟其所涵哉。聖人行天地之道。故法振周官。善崇皇極。明巧合千聖。百王以立隆。堯舜遵聖人之政。即平章載賡。治化丕昌。聰察

握四海九州以俱至而謂不仁覆天下矣乎

須在政上發出繼字直是心思頒布人間流傳後世不
當有緒可繼所謂先王之道與法俱在此方盡題神
為下天下字取炤透發直是仁字好繼字鎔化
法善平治入妙

聖人人倫之至也

經世莫大于倫即聖以示極焉蓋世不取準于倫取準于
聖則聖之範人以倫者為獨至也人不當作聖自命與嘗
謂積德則成興王之大業隆本則致上聖之鴻圖聖之神
靈非天授皆人力也五嘗肇造因尊親之自然六行允修
惟明察之懋勉蓋其精詳既至直足開萬禩群倫相將于
不容已即今天下有不加志人倫者哉天子臨雍諸侯泣
泮要皆首事經常然天下未有無所準則克立隆於棊彛
故必以古訓為徽迪之始抑學士鼓篋成童舞象無不志
存敬愛然天下未有化不自上致忱篤于錫類故必以至

人為表率之倡則聖人者人倫之至乎首物著其理非中庸以下之材之所幾也後世述其事更非賢哲以上之傳之可喻也大神明之用以究深乎崇卑上下豈獨聖人責若聖人獨有責者祇此莫解之情不忍天下之終莫解也開成綱紀之勞天賴以經地賴以緯遂為天地間出之一人斯協中之至者爾顯翔制之宏以章達乎忠孝貞義豈獨聖人全若聖人獨有全者惟此莫罄之隱不忍天下之終莫罄也陳嘗執極之事古藉以闡今藉以整遂為今古特立之一人斯惇庸之至者爾蓋聖人觀世變之未夷而知倫為式和之本朝廷廣風厲以作猷厥后崇克綏以協騰固。有。民。生。理。亂。僅。繫。乎。慎。徽。齋。栗。之。一。二。事。者。物。生。必。蒙。以。至。者。導。其。趨。則。微。言。大。義。皆。有。詩。書。以。詳。其。本。末。攸。叙。之。所。為。可。據。哉。聖。人。察。人。心。之。易。遷。而。知。倫。為。默。順。之。元。三。綱。爰。振。敬。敷。在。寬。五。品。厥。修。恭。讓。匪。偽。儘。有。氣。數。精。禮。直。挽。于。乘。權。協。贊。之。之。不。可。測。者。民。生。有。欲。以。至。者。範。其。過。則。憂。患。艱。難。皆。有。變。化。以。全。其。理。勢。敦。睦。之。所。為。大。備。哉。乃。知。庸。孔。易。者。無。胥。遠。言。人。而。聖。日。在。倫。中。言。倫。而。人。日。在。聖。中。乎。萬。邦。者。定。宗。風。微。倫。則。聖。于。何。作。觀。微。聖。則。人。于。何。近。光。要。之。人。之。精。神。謂。聖。人。至。則。倫。至。倫。至。又。何。人。不。可。至。也。

只發得聖人出人倫之至便一語通透又須印得仁字
法字所謂有聖人人倫藉以各盡全神乃出振起人
倫故是教天下非專頌聖人能婉轉別發章意故語語
中肯摸神

注定下文法字仁字得神得解與楊
維節先生作可以並峙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君臣皆可為唐虞在各圖其立隆焉蓋知堯舜何以法為
中直造一堯舜矣不盡道惡乎可哉且聖人自足開天而
教天下萬世必以法古為程豈故為此因襲哉藏變化于
定極嚴神武于祖憲要從懇摯必不容己之精自盡厥道
故包舉乎堯舜而後可法堯舜則非借法程道直從道鍊
法也并足陶鑄乎堯舜而後可法堯舜則迫堯舜以不得
不至直還我以不得不盡也然而二者正難言矣為不至
前無所倚後無所貸精靈影響道我之品誠深為不至天
人交儆百責攸萃幾康顧命虧我之量更儆今日二者則

君自為法。不留餘地于臣。臣自為法。不留餘地于君。君臣
交相為法。更不留餘地于千載。上下此其統括甚宏。造極
甚峻。聖人倫之至此已矣。乃可言皆法。堯舜天心勃
露之頃。何曾擬堯。何曾擬舜。祇此婉轉紆迴。不忍自負其
初欲。而法已莫罄于此矣。蓋觀借徑勳華。法多罅漏。而不
忍自負其初欲。實并所以為堯舜全挈馬也。明良賡歌。忽
悚志于元首之叢。胷肱之痿痺。則法外之冰兢。抑安有
已時哉。宥密惺涵之際。君無非堯。臣無非舜。止此真摯。懇
惻不容。自適其專欲。而法更莫神于此矣。蓋觀拘象拜稽
法多膠滯。而不容自適其專欲。實并堯舜所不能為。畢到

馬也。協和普被。尤致詳于嚚訟之吁。嗚昏墊之憂。勤則法
中之乾惕。又安有寧宇哉。蓋天運升降。具開帝王之功。過
堯舜處。此應必有聰明神武。移風易俗。變化而不可執者。
法堯舜。正闢中。天于今日也。第網緼不散之真神。仍肫肫
苞世。運于隆古。人事遷流。儘煩大聖之綱紀。堯舜處此。又
必有燕天。昌後。夙夜寅清。震厲而無所于逸者。法堯舜。正
翻無為。為有為也。第玄穆不見之精氣。仍渾渾極人事。于
難名也。法矩也。而規用之皆法。至也。而二者盡之。若究其
所以法者。安在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仁而已
矣。

直是法堯舜則盡道、不法堯舜則不盡道、要說得懇摯、
猛省、于上関得至字、于下関得道二、乃是神脉、若問
所以盡、則直是仁字了、占題上層、具大神力、發揮
二者字、將至盡、及仁不仁、一筆傳出、用聖人人倫、是大
主柄、已矣字、故恁猛省、每取解、縮合仁意、最合最
妙、

融會上下、及神脉法字、看得活而已矣、
三字逼得緊、入深、而達、是、是何等
胸次、何等力量、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合天下于反求、正身直無已時焉、夫其身以反為正、其身
中之天下、即以歸求反、故人皆已之精要、亦何敢自以為
正哉、且宰天下而稱帝王、則天下轉不若一身之易、竟身
既通乎天下、則又不若離天下之其身、易康而非果有天
下見也、嘗自行其愛人、治人、禮人之正、究祇餘此反仁反
智反敬之身、吾乃從皆反求、諸已之其身、靜勘之天下、形
聲俱冥、我標一有象之皇躬、是增其身于天下矣、而懼其
沉乎逸也、則惟恰叶天下為其身、即罔敢自有其身之學
乎、其身神明、穆處預勃、一無端之悚、反是多所反于其身

矣而戒其足夫力也則惟式安其身為內正即罔敢自有其反之大乎此天下歸之非其身正不可刻以繩性功者聞歌頌如聞怨咨焉啼號集于几席吾身之芬難控囂難戢愈無所祈解免之徑果劃然胥得其準而天下性功已隱隱畢叢無一不斂情窮理迺其身無不斂之情無不窮之理爾勞以鍊本始者見富有如見菽菹焉龍雷起于深薄吾身之建大中統大化愈無所辭乾惕之恒果凜然不干其紀而天下本始已蒸蒸來會無一不摻閱達幽迺其身無不摻之閱無不達之幽爾意其身正即其身之歸繇天昇人則順繇人造天則逆身直與天下固聰而達德夫

亦純乎逆焉之事矣甚至皆親皆治皆答恍若天下以體貌相將誤其身于周旋世故或反求中之堅僻潛生故正之者必絕志天下之歸並絕志其身之歸意天下歸即天下之正內聖尚易于統人外王倍艱于射己身既與天下往應而來徵夫亦純乎艱焉之域矣甚至求不親不治不答默尊其身于高深不測將置天下為清空不尸恐反求中之刑名益迫故正之者實驗天下之歸我身尤實驗天下之皆我反蓋反者道之動故天下總一靜境正者心之常故其身不談變化此所以直通乎配命也哉

其身正故是正身而天下歸故非天下第玩其字及而

字便了。若一語說得渾成，說似效驗，便上下神意全失矣。出天下字，逆挑其身，似說其身不是，却當說其身，似當說其身反，却說其身正。不昭天下結，言逆艱。二義真反求，更說到親等尚不是，所以不說其身。答歸，更刻入高深不測一步。老莊申韓，所以合傳。徹底不着天下，一語。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義迫人以居，繇暴棄者真弗容已矣。夫天下有安宅正路，尚不可居，可繇能居，能繇哉。仁義之切乎人，若此，且論仁義而必遯諸天，推諸物，宜乎人之辭而遠之也。即其自暴，未嘗不媿自暴者之名，即其自棄，未嘗不媿自棄者之名。則猶不樂竟非人于天下，而人之所以為人，則固此千古可居之仁，舉念能居之仁。仁與人有何鄙僂，人與仁有何驚竒，而且以為鄙僂不可居，驚竒不能居哉。人之所以為人，則固此千古可繇之義，舉念能繇之義。義與人有何岐徑，人與義有何跼蹐，而且以為岐徑不可繇，跼蹐不能

繇哉然而竟至不可解者意未有直以安告之者乎擇安而居夫人規便之情類然而人之安宅則仁是定宅于帝降甚安定宅于來復又甚安天德已全乎懇摯百欲所以交撼而不搖也即屢經層折已多不可究詰之處而人之負形既具安宅已依依弗之克去矣不念仁當亦念安宅人固蚤奉仁以居耳抑未有直以正告之者乎循正而繇夫人利往之圖類然而人之正路則義是從路于自然甚正從路于勉強亦甚正王道已建乎康直萬幾所以均劑而不競也即每滋變幻或多無非充塞之虞而人之動用既彰正路已昭昭弗之克越矣不念義當亦念正路人固

蚤持義以繇耳是以古之帝王仁育天下義正天下要為此廣居大道俾各率其為人故賢智燮友以就裁不肯激憤以共振其安而正者不可誣也侯明捷記不過人治人帝王何必空高其名今之大人仁挽無父義挽無君要為此守先待後俾共完其為人故矜肆不得不範乎秉夷情竊不得不企乎分定其安而正者不可絕也盡性立命亦祇人知人天下何不各稽其實人之不能不有安宅正路也猶夫人之不能無為不能無言也至使天下嘆為不足與仁義果遂為人任咎哉

要哉人能居不可不居能由不可不由方閑暴棄意盡

賁。有。按。之。幽。居。而。欽。然。發。懼。者。本。豫。燕。之。博。叙。為。綏。和。天。
子。且。著。南。陔。之。奏。而。謂。智。之。實。安。在。乎。聰。明。不。可。學。是。以。
有。飛。鎡。捷。于。神。電。之。譽。而。知。斯。二。者。正。以。不。學。而。能。名。理。
無。所。飾。經。濟。無。所。施。竭。天。下。視。聽。直。沁。入。于。無。形。無。聲。幾。
務。歷。鍊。足。當。大。疑。大。難。而。不。惑。夙。夜。永。天。又。何。聰。明。之。尚。
必。學。而。能。也。稽。謀。生。自。天。是。以。有。迪。哲。並。乎。日。月。之。稱。而。
知。斯。二。者。正。以。任。天。而。動。周。旋。惡。其。浮。名。法。惡。其。刻。罄。天。
下。極。研。直。循。本。于。克。諧。克。恭。材。略。周。摯。足。察。至。艱。至。阻。而。
無。欺。慎。乃。永。懷。又。何。稽。謀。之。不。任。天。而。動。也。乃。知。立。大。宗。
小。宗。者。先。王。昭。明。天。下。之。具。歲。時。獻。而。冠。昏。同。總。習。子。弟。

于。顯。揚。則。學。士。溫。清。定。省。質。之。天。子。之。嚴。父。配。天。而。無。愧。
凡。夫。豆。觴。坐。次。推。之。聖。人。之。因。心。錫。類。而。攸。同。此。亦。天。下。
仰。如。神。之。炤。者。矣。舉。賢。良。加。田。者。後。聖。遴。辨。人。才。之。要。鄉。
射。考。而。蜡。聘。學。第。滿。父。兄。所。玉。就。則。祖。考。陟。降。左。右。已。緝。
性。命。之。熙。而。陳。錫。以。大。宣。昭。兄。弟。和。樂。且。孺。已。究。本。始。之。
圖。而。醉。飽。以。駟。高。朗。此。又。天。下。頌。旁。燭。之。奇。者。矣。智。之。實。
安。在。乎。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好。名。之。心。既。勝。則。探。賸。索。隱。
祇。為。淺。鮮。之。謀。青。實。之。力。方。深。則。入。孝。出。弟。已。占。英。靈。之。
旺。禮。樂。俱。盡。于。事。親。從。兄。而。尚。天。口。仁。義。乎。哉。

弗去方是智須要像實字又像字然以二者盡智非

以智盡二者若順題便多誤拈認主于賓始有挈領處
耳翻起智字斯二者并去字出得了了不學任
天大妙始點是也

後二此經術湛深聲光並茂

十一月徒杠成

王政無不成即濟人已有舉于十一月者矣夫知為政則
按候皆有經制于其間十一月徒杠成較乘輿不既迥然
哉且吾觀帝王立政卿士具鈞乘庶人遵徒行大體森嚴
雖未嘗不為百姓謀疾苦但一申戒司空修整大道即濟
人一事不俟寒霜之太烈也農務稍暇輒不禁先觀其成
焉王省惟歲其自正月至十月大端不必陳矣星移斗
轉閭闔不得不變為不周天子且告種稔于神倉閭黨豈
無賓朋之往還乎則今之徒步者皆佐我法天之資者也
築圃滌場南宮不得不更為無射司馬且告饗帝于習吹

兆姓豈無關市之通易乎則今之登徒者皆助我經國之
用者也粵稽夏正時乃三秋上奉周朔已紀十一其興作
不第徒杠而徒杠實告成爾吾聞刑者天地金行之氣故
當十一月斷獄訟而無留滯者成則不可搖也徒杠雖微
趨趨不前亦若有天地神明之畏焉王道六通四闢而可
令一處生趨趨乎辰角見于東方人咸知遵王之路矣又
聞兵者聖人九伐之用故當十一月大治兵而辨旗號者
成則目相識也徒杠雖小深厲莫測亦若有淵天山岳之
令焉王道航海翕河而可令現前戒深厲乎天根出則水
涸人咸知周道如砥矣蓋稱兕田祖所以體悉民隱者已

無不至即立木容足任其自為曷必勞深宮之軫慮哉不
知先王井田之制溝渠封遂正以徒杠不敢輕塞其經界
稅畝丘甲乃無自而興爾蠡祭繁霜所以塞堦禦寒者固
無不完即複道行空舊踪故在曷必費經始之孔亟哉不
知先王蜡饗之典土宅水壑正以徒杠歲新其整頓導氣
鍾美乃益厚其藏爾然則經綸闢天必詳于闢地大人治
水莫先于通人即徒杠成一事推之政所為各有大體乎
未幾而輿梁又成真不必乘輿濟人于溱洧矣

將全章打入一句題故難單說杠則可哂寬說政又何
干出徒字鈔合大旨 元家補法 大處籠罩又切

定徒字 另起議論用題縮合 大經濟大裁成非受
儒所得窺測

原本王制月令有典有則

與。君子平其政。平其政。立政。惟取乎平。真知為政者也。夫君子偶出于奇。大政已有滋弊者。故平其政。則可以稱王道。今夫大臣當國。因時取濟。蓋甚不可以苟焉已也。賡帝德之廣運。則剛簡即安。民之所以矢謨。燮皇建于康直。則正中實多方之所以向化。要令天下服用法之公。并忘覃恩之自知。為政者不得不獨推君子一室而謀帝王之略。凡天下利所必及。病所必祛。無不本權衡之虛衷。以酌其正。必不徒矯嚴酷之名。誤入乎雜霸之假途。一事而垂熙亮之經。凡天下憲何以導情。何以達無不秉易簡之恆性。以觀其通。必不輕慕小

康之汜致傷我殿邦之偉績君子所為其政者平焉則已
矣政莫重于法天雨暘寒燠各若其司一猶夫禮樂兵刑
各守爾典君子調鈞衡于端揆之上蕩蕩焉無偏無黨大
順所以起化也而天壽平格直足感祥和而盪精稷予奪
俱冥其形萬民已得生全之氣為托爾十一十二夫非其
政之可見者歟政莫深于用地東西朔南共成砥天一猶
夫奢儉貞淫同入範圍君子敷風教于休容之府坦坦焉
無喜無惡至治所以登隆也而神聽和平直足樹作觀而
聯重珩愛利不驚其歲四方胥獲有餘之地為庇爾徒扛
輿梁夫非其政之下及者歟蓋君子志切救時亦嘗堅却
專斷而不與國人之謗何者惟其平也舉錯無不展采之
功名清議之約結已伸大臣穆明自處官府俱諒其無私
就大中至正之克端知其有匡定而不可易君子念殷拯
困亦或偶示解推而非博誰嗣之聲何者惟其平也山海
無不作詭之富有帝則之知識已渾上公剛方自厲朝廷
咸壯其觀瞻即正心誠意之不阿知其定寬大而無所難
繇斯以譚功高社稷坐論而相天子禮不妨絕乎百寮勳
列鼎鐘配享而燕祖考法方且行于宗廟况辟人有何不
可迺乘輿濟人乎哉

政則平平則徧直是王道蕩蕩真作用是以君子但平

其政足矣。若乘輿濟人，則是奇非平。所以是惠非政了。
知字大主柄，始大臣起是章脉。是知字且切子
產。透盡平字底蘊。十一月等點証故妙。不則天地
反套。子產好處正多。括入更有精思。故本題是立案
非貶駁也。

博大淵涵具微器識

以善養人

王政不以善名，有獨用其至深者焉。蓋無日不以善為治，
而究無善之象者。養人之說也。主術宜何從乎？且盛世卓
越千古，皆千古而下。迴想高深，不得不極贊其微鴻。當年
明堂穆穆，天子僅修一人之事而已。故平聖人之衡已開，
萬物之旦通網緼之密，遂握淳古之隆。方且合萬善皆底
于至，又何得托善于政教間哉？迺知未有能服人者，非善
非也。其以之及人，有樂居乎屬且巧行其恡者。夫性命之
事，矯以加之，則康慄去其天矣。古帝王作人，烝髦何以昭
假，遲遲竟使初起之善，益通乎元和。如笙鏞鐘鼓之壯麗。

抑吉祥之集勝以抗之則幾微艱于孤矣古帝王建學明
倫又何以率迪諄諄還使顛侗之善大布于朝廷如圭璋
雲漢之崇高蓋厲不可為也致化則優恠亦不可為也人
樂則通養固如是不可已乎獨非血氣心知威令警之弗
勸者不憚下其志以浸之德賢寧有小大乎知覺介先後
是未可以法律爭也養微以達著養性以御情宸躬自扼
其覆載不與競大善之名則所挾常若不足而淪洽又惡
有涯淡哉獨非撫后虐仇靈爽迫之不轉者不難柔其氣
以親之威福豈必交作乎敷錫同歸極是未可以象魏布
也養虞德于九歌養周禮于三物父母既切其誠求原無
見盡善之懷則所恃每懷靡及而噓植又誰立界域哉况
乎上治有養無教庠序學較開而人始有戾深之嘆法制
禁網密而人始傷醉飽之和化善于養耕鑿所為非帝加
也漸被攸同其善不十百乎後世而達誠相與恍掖小民
于夜旦其以善之精神固深厚有力焉爾聖人言養並不
言生嗜欲正其感不必申嫌微為人戒祭祀愾其思不必
標簠簋為人程融善于養燮克所以仍協居也壽考我王
其善寧不迥絕乎邱民而忘分共治恍與繼善為更始其
以善之氣候固紆摯匪浮焉爾法天地之栽培春作夏長
無非至教敷皇極之大命侯明書識莫不並生服盡天下

所得孰與服人多哉

要反昭以善服人說養字便語語透宗語語痛快若實
拈養字以字便入癡路直是從以善養人說起耳豈非
憤憤已極元玄穆養字乃出每閱服意大入法解
更盡

養字說得十分透足自與上句針對惟
其真切是以典貴

立賢無方

惟商王能立賢故中通天下以為存焉夫賢正與我共存
天下之幾希者湯直立賢非立方又何在而非執中也哉
且命官以盡天下之性也當稽謀自天神聖何以統集諸
我此亦千古之至無加者矣群倫具有靈根各散置以憑
帝王之鼓鑄奮興豈必師授獨選建以開千古之聖明執
中者堯舜禹之存也湯實得之安敢復以成格待天下士
哉神明之胄所以嘗膺鼎鉉者戒懼加虔也受天子闢門
之求祇此至性耿耿舉天下人禽之介肅然大清草澤之
英所以崛起不次者丹誠動上也承新朝佐命之責亦惟

此忠義矯矯舉天下去存之關扼諸定力湯所立惟賢正
在此故方已蚤化于執中焉爾其禮樂尚臭而求陰刑法
後祿而先威天下咸惕乎秉夷之不可肆騁賢固能合君
心民心日遷日變莫知誰為矣即其上釋台慙必溯表正
于天錫正足示神明于天下互相蒸勸是從地天玄感樹
象指之摸不得以德怨親故議之者也其建學序賢而絀
侮畫井中公而外私天下咸喻乎篤行之可力致賢固能
合下復乍剝銷故起新依然天降矣即其自任覺民已普
帝澤于樂道尤足暢天下于更始默為糾繩是從旁求戮
加苞提率之神不得以朝野上下衡之者也夫進賢則吉

士一日之升榮無方將虞濫竽立者中也東西朔南罔非
精流氣貫此中無可攸懈之處立天立地立人俱爵勅乎
元首股肱湯所為先天下大破銓叙之名第昭答于無象
帝賚代言不已渾統于是也哉即用賢亦開翊一時之勞
烈無方或滋上偏立者執也神奇變化不過人定天回此
中無可多設之隱立心立事立政直陶鍊于風虎雲龍湯
所為即天下共慶登庸之徑神升降于皇極刑定萬古不
猶是深心所及也哉蓋躬將相之器上應星文故顛格達
于簡在得興王之佐即共機禁則剛毅宣自明堂幾希即
賢存之即立君子之所以異於人又何方之有湯之承帝

王而開師相功甚宏遠矣

虞夏用人皆以世族立直是特起說話所謂敷求旁招有兢兢不敢拘類意所以從來止稱用賢獨于湯以立字稱之非立賢不成執中不得為存幾希了直捉全神入湯奇眼語語切定存幾希乃不得游移一字更寫出立字直括到武丁孔子痛快至此

幾希執中緊承章脉立字無方二字

發得警言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元聖治天下以幾希直統王事而並存之矣夫三王四事皆治天下之全模周公兼以施惟惓惓乎思也道統固有專屬哉孟子曰天下之賴有聖人也上古胥本神明著其號後世槩為天子大其稱夫聖人而為天子固以作睿兆皇極之符聖人而不必為天子尤以迪哲綜列聖之要即迤及乎相天下之業有淵然藏于不盡者焉其周公乎制統五德之精上天且默感其精誠而報以風雷則秉珪薦璧以敬天清廟明堂之上者寧不足開八百年之太平定憲握萬綱之總下土咸仰慕其忠貞而歌以赤舄則負

宸明農以勤民晝茅宵綯之餘者寧不足繫千百國之重
望而公曰三王在土四事犁然兼以施之若之何其勿思
思潛于無形無聲而即環萬形萬聲隱受寸靈之噓盪安
見子丑寅迤建非天之下及于人忠質文異尚非人之上
及于天三王各有精湛之學則錫玄圭而告成創鼎革而
作命用入行政微見一端萬端已從此可稽夫亦神會其
無容擬議而已思結于無終無始而即化終終始始默受
允迪之苞蘊安見庠序校並設非統天下為一身收俾冕
悉列非通一身于天下三王總此退洗之密則受大舜而
終陟本契稷而維新纘道撫世偶指所行百行已從此俱

茂夫亦渾叩其不可斷續而已蓋幾希者天下之大事也
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好尚出于清明清明本于
安止巢燧羲軒皆可為異代之高曾而對先王之靈發父
兄之志尊尊親親日煥發于兼且施者稽謀肇自乃心觀
氣已蘊維清之兆明察者天下之大思也以天下之大推
運天下之大思禮樂定于克一克一養于寡欲望天畢散
皆可助天德之鼓舞而監夏商之文舉文武之政雍雍穆
穆日沉涵于兼且施者斐彛勞自勅惇研幾直通太極之
元乃知名理無空結之撰布精神于經濟則天地萬物皆
通冢宰居無逸之倡攝臣民以聖神則繼往開來俱至有

周公之存而道統又属于相天下者矣。聞之施者君道也。兼三才而兩之。公殆體良以出震。繼離者乎。不格物不足致知。馘湖之紛紛奚足以通天下。

透發思字。縮合幾希。直把治天下作用俱盡。其鎔化上四節。尤導窾入奧。是文之大有力量精研者。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

言性而必過為之說。則固有高遠之至者矣。夫高遠從智出。而高有越于天。遠有越于星辰者哉。抑果徒高遠否也。蓋自性學不明。而卑邇之理遂不足立。說于天下。以為卑不足道。則必馳志于高矣。吾言繇卑造高。而人且以高為卑也。以為邇不足道。則必馳志于遠矣。吾言繇邇生遠。而人且以遠為邇也。夫高之與卑。果且無辨乎哉。所惡于智者。為其高也。然不言高。究何以厭智者之心。有高者。有高者。有未始有夫高高焉者。遠之與邇。果且無辨乎哉。所惡于智者。為其遠也。然不言遠。究何以滿智者之願。有遠

者有遠遠者有未始有夫遠遠焉者即進而稽諸天乾稱
大生謙稱下濟大則不必高下則無可高而高高在上未
嘗不散見于詩書天下之言天也則高而已矣陰陽為王
國之依而命呂應律動有所符于物表然後知天之高者
性也利于性則無高弗屆更有何高之可窮歟如智者之
好高若天之高也則無惡于高矣而天之高且奚若耶即
進而稽諸星辰洪範取諸庶民輿圖按諸分野庶民則不
足為遠分野亦無地能遠而遠而無所至極未嘗不貫珠
于太空天下之言星辰也則遠而已矣紫宮為帝座之居
而王后冢子無不取徵于躔次然後知星辰之遠者性也
利于性則無遠弗通更有何遠之可極歟如智者之好遠
若星辰之遠也則無惡于遠矣而星辰之遠且奚若耶術
家好言數矣數可以論大端而推高遠之毫末必有所失
故冬之變可以成春夜之行可以在晝其不相斷續者皆
有至理存乎微推家好言謀矣謀可以測細微而窮高遠
之終始必有所蔽故時勢攸定復有參差次舍序動或有
災變其不相錯亂者皆有誠精運乎內苟求其故千歲可
坐致柰何以鑿為哉

天字星辰字是極言也字是押語之字含有其故在故
掣取下意要在半吞半吐之間第從大章脉處領神本

題自爾靈異。全在題上反覆擊刺。無一語非正說。無一語是實說。已逼故字。

領取章脉不鋪陳天官書板筆之空靈

非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

君子嚴患所從出而自反愈無已矣夫患生于非仁非禮嘗以為與行自反則存存匪懈之學乎且君子化異以為存而必恒提異之之懼仁禮弗克日虔其是猶人之不能無妄與鄉也要人終欲歸我之法傳則仁禮終欲履我之祇戒此非為弭患設而弭患在其中矣吾未論一朝之患何在君子直併所患俱亡者患正鍊我仁禮之具豈必辭以明高而獨此幽隱中微有幾希之辨則以仁以禮翻若不足恃焉所患尤勤我仁禮之精正須刻刻茂勤而獨此隆絕中愈切冰兢之防則反仁反禮直若無克恕焉天下

有君子而為非仁者哉。常見其非仁，非仁所以無為也。天下有君子而為非禮者哉。常見其非禮，非禮所以無行也。愛人敬人，其為與行之顯焉者。安知患不反伏于隱而內力轉深，外飾之障存心者慎，乃永圖于仁禮之非，不憚加忠以扶其匿。今而果不敢履錯也，是祛患直祛患之源也。人愛人敬，其為與行之微焉者。安知患不潛結于馳而浮動，足驚淵穆之藏。存心者劼，必弗康于仁禮之非，務必加憂以周其故。今而果不敢蹈愆也，是銷患直銷患之萌也。蓋君子生而天下賴以理，斤斤以弗為弗行，自封其去非仁，非禮何異。弟人世悔吝憂虞，乘吾身而起者，念動已形。

是非若是，其不可誣則非并天下之非仁非禮全斷之寤寐之閔皇。正未有已焉。爾君子生而後世借其範，沾沾以為仁行禮自樹，其中非仁非禮已微。夫千古徃復，平陂取徑寸而造者，力到即轉，有無若是其未可知。則非並後世之非仁非禮，預遏之永結之沉痛。正未有極焉。爾故君子未嘗表異于天下而必曰所以異于人，則豈非與人同為自反始為所患則亡也哉。存存匪懈之學固若此。

非仁非禮正患所從出，無為無行須發出自反無已存存不懈真精神處。若直說為仁行禮便非，直捉非字打昭妄字鄉字，出一步故有餘地。所字剔出用。

以字反字挑非字。總彙是神入忠字憂字是法還題
面是局。天下後世二比更徹底存心不漏處。

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至往救之其要于始承望
聖賢以救天下為道同其所當若有異可喻焉。蓋救天下
而不孔亟是圖是與于不救之甚者也。顧何以救何以往
救曰有鄉鄰之不同同室在。今天下豈不需人為哉。縱橫
之禍浮于懷襄刑名之慘刻于阻饑邪淫之蠹堅于亂賊
有能合禹稷顏子三人特起而持救者。平治所亟賡也。而
其心猶未能盡白于天下則以獨善未議而矯矯不招而
往。即于世有救喪已不既多乎。疇知春秋無不善之書救
第其勢有異焉者。道大則救必力。思深則救必周。孔子之
賢禹稷賢其救天下。賢顏子亦賢其救天下。吾且從而取

譬之矣。同室鬪則不得諉之為。或有或無之事。救之則並無所容。或往或來之煩。立身既以天下為己。任矜鞠勞瘁。不得瞻顧以自寬。必令無一不救。而救局始完。居心既以天下為一人。委折護調。更不得夷置以自便。必不襲前人。之救。而救局始剗。雖被髮纓冠。亦無不可。迺知以聖人而當平世。膺天子闢門之求。天下所可為者。無不為之。初未嘗以為當是任。而始為之也。然有不當是任。而漫然為之。天下遂有以眾人而謂聖人者。當是任。所以不敢不為耳。其不敢不為者。救之之道。其未當是任而已。無不為者。救之之思。舍曰不救人。不堪其憂。禹稷獨堪其憂乎哉。承聖

帝疇咨之命。天下所可為者。無不倡先為之。初未嘗以我姑為之。猶俟後世之為之也。後世若必以我之為為之。天下必有以聖人而譏聖人者。我既當是任。故不得不盡為耳。其一為無不為者。救之如是其急。其無為無不為者。救之易地皆然。舍曰不救。堯舜不以昏墊為樂。禹稷且得不改。巢許之樂乎哉。至若繇已饑。繇已溺。固不第禹稷然也。簞瓢軫及。嗷嗷陋巷。日切滔滔。攝虞夏商周于退省。則道何崇。嚴凜視聽言動于天下。則思何深。苦豈不居然。被髮纓冠之想。而當亂世。世且鄉鄰我矣。救之不幾多。此一往乎。然則天運未盛。必寶蓄而不輕洩。然後益固周身之防。

大道在躬，惟靜制而多深謀，千古已享嘉整之福。予之所
以心禹稷而身顏子也歟。

孟子心則禹稷，身則顏子，已縮盡本題。出救字，往字，
有手，道思是主柄。多救之二字，原鈔。正發上節，
却句句映合顏子。往字輕點，故閉戶仍是要救世。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方足以罔君子，惟其不忍用智也。夫君子豈為人所欺哉，
然而以其方則竟欺之矣。故惟非其道始難罔也。且聖賢
遭世故之變而必矯世以明我之察察，則天下有安于不
肖之心，並可聽之言，幾不可得。故不妨曲行其懇摯，使天
下尚知正道可托。至人亦時有不能索癡之處，則子產不
智，其深心有未易告人者。大凡理中之法界甚寬，縱甚險
譎，未有不爭襲正直以居身者。此方所繇名也。君子且以
方帥天下，而沾沾較真程似乎道外之防閑甚凜，縱甚巧
慧，未有能翔異說以驚俗者。此非其道所繇別也。君子直

以道闢天下而悠悠雜是亂非乎故可欺在此難固在彼
政不得以不智誚君子爾切萬物一體之仁直至各得其
所而後已而借不得所為得所于一體之仁何傷乎聰察
高千古何以竟不克破目前之障哉而必以非道相干君
子之聰察自若也趨趨愧憤吾見其難矣化人間不肖之
心直至各反其命而已足而有以悖命為反命于不肖之
戒何害乎精光徹幽遠何以竟不白物理之變哉而必以
非道為嘗君子之精光愈迸也慚沮閉藏吾知其難矣蓋
人以相習日久賢奸反無定案非無定案也念人之欲善
誰不如我一言向方往昔非道之罪豁然俱盡故以若愚

若蒙生天下自新之志事以揣摩既真生死抑且交渾非
果交渾也。想天之生人同此仁厚一日可欺終身非道之
端翻然俱遷故以或寬或嚴逼天下登進之階然則四凶
有莫逃之誓帝堯竟與周旋同朝不戒欽明之頌二女罹
庭闈之厄臣庶亦第供職承順旁觀濬哲之為誰知大舜
竟有不忍用智者哉誠信而喜愛兄之道固化象之深心
妙用也與

說到不忍用智可欺乃非呆相此所謂暗用冷擊全不
說破者也。說出大舜心事。可聽之言即方用上
文叫故字。得所反命本旨翻成大論。入智字。照

忸怩透難字。字字雙關。乃見君子妙用。一句在道之言直把終身俱化透下誠字骨血。拓開一步乃知聖賢不是單論舜凡書可以類推。

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詩有寄情于孝者轉若讓忠于臣焉夫忠孝固一致乎勞王事而不得養父母真覺莫非王事矣可若何孟子明親之重解臣父之說曰大聖人所以終身孺慕者非置王事于弗講也亦非謂王事可委敢自謝其勞也。替紱者菽水之極顯揚者明察之至獨是簡書增畏桑梓情疎此際不得。不令人低徊耳北山之什既非臣父之謂抑豈無說而處此乎。邈吾身未生之先是天地之身也。按吾身既生之後是父母之身也。至挾此身而效于王則王之身矣。身王之身則事王之事父母並不得而有之矣。非不有也。念吾

人。鞠躬盡瘁。或少。酬當年鞠育之萬一。莫非王之身。則莫
非王之事。父母並不欲責之以所養矣。非不欲養也。所
人。明聽翼為亦大慰高堂軫恤之至願。而北山之詩。則有
情可原者。蓋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無疑也。何者。國
矣。民哀矣。師旅之行。歲無寧宇。王事之鞅掌。何為乎天
矣。人窮矣。土木之役。寢食弗遑。王事之靡盬。柰何乎。非不
謂旅力方剛。經營四方。而人子之歲月已高。人子之父母
其歲月當何如也。非不知慘慘劬勞靡事不為。而盡孝不
得者。痛心何若。當期而誤擲者。痛心又當何若也。夫是以
拮据卒瘁。總臣子瀝血所自矢。何言王事尚有更重于王
事者乎。朝廷之股肱尚稱濟濟多士。而吾親之股肱止予
子。予一人也。其衆寡之數不敵也。而安得不感慨以自抒
網繆擘畫。總臣子寅恭之大分。何言莫非王事。倘亦有我
可寬假之王事乎。天保之孔固不妨以勛名公之人。一室
之高深誰能以視聽代之我也。其彼已之精不聯也。而安
得不憂憤以自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亦曰此莫非王事。云爾。陟岵之忱較鶯斯而倍艱。彼從
合得離。此從離求合也。不均之怨較大。東而彌切。彼從身
家起見。此從父母起見也。知養親之重。臣父之誣。又何辨
乎。

透切淋漓每用機用法縮合章脉尤種種入解小題真
可徵才 伏莫非大妙 點得合派 層層抽發 用上
兩莫非出此題莫非取解獨絕

得說經之體腕轉沈摯令人忠孝之心油然而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再稽不有天下於周與子之天愈定矣夫與子果非天意
何周公不有天下猶之二代也此天所以昌繼世與且帝
王曆數相傳本之者德成之者天故中天君臣可翻父子
之局而其後遂定不可易開王之始者此道集王之終者
亦此道則禹傳子一事竟歷千古而罔或攸變非甚盛德
疇克當此者乎吾論益之于夏証之伊尹之于殷矣而周
公且何如哉夫周公可有天下者也初制統五德之精上
天且默感其精誠而報以風雷則秉珪薦璧以敬天清廟
明堂之上者豈不足當天視天聽禮樂立百代之隆下土

咸仰慕其忠貞而歌以赤舄則稼穡艱難以勤民晝茅宵
絢之餘者豈不足當朝覲謳歌况冲人在疚歷年不謂不
多大誥多方施澤不謂不久迺竟不有天下則惟是敬德
之孺子依然能承之哲胤而不啻一更新之令主也上有
聖人為君興王大勢早定乎青宮毓德之始負扈之元臣
猶然山陰之故老而奚止一復政之阿衡也即下有聖人
為相受命大事已預絕于調元贊化之時惟天知周公故
金縢可以代武而皇極不可以代成迨冲齡踐祚不妨以
叔父元老合為一局雖邑讒而淮徐叛周公已畢盡其將
荼蓄租之勞成王乃得禮明樂備垂拱而天下大治此正
君執要臣執詳之說也天定之矣惟周公知天故取商若
是其易而安商若是其難即文武已往儼若此守文主器
原是聖明邾邾定而豐芑成周公已曲致其綢繆忠愛之
意天下乃得卜世卜年夙夜而基命宥密此又君初始臣
代終之義也天相之矣總之上天之愛繼世實深故有周
公以夾輔王室更有仲尼以維持東周則不有天下並可
杜千萬世篡弑之禍三代之家天下有自故有啓以翻堯
舜之局斷不以伊尹周公翻湯武之局則不有天下直足
養千百年無事之福知周公之事夏王之子克肖正盛德
之極也柰何云德之衰

益是一章之主。周公是本題之主。又須打昭章脉層層透發。入盛德好。出得有手。振起周公大發四比。

全神具舉。運掉靈異。議論直可作史。補仲尼尤

合。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元聖謹幾之樂。貞其神以自貴者也。蓋幾者道之微。不與不取。皆樂意也。則尹之所樂不存者。寧復以一介奪乎。且論聖人者。每于不經意之處。而大定其終身之所操。何也。其人有高天下之槩。必能矜天下所忽。誠舉其微。渺隱折者。推之。則中心之所安。不誣當時。有以亮其素。奕世有以服其名。吾又可即取與得。尹所樂已。謂出處無取。踞涼之規。乃致業先以明理。正有天下。緩急。僅爭諸毫末者。則推之。而遠與遠。即在邇。大道初無二觀之象。謂匡定亟需。磊落之才。乃建功先以寡過。更有天下。順逆反不在表著者。

則志以立廉。與廉以廣愛。樂道有何兩致之神。故知遠即在通。與廉以廣愛。非道非義之取與。有斷斷不苟者。即一介莫不然也。堯以天下與舜。即以危微與舜。寤寐既切。以為是身心性命之所歸。豈其一與而未嚴乎。又安有一與之外。或不嚴乎。夫天下後世有以常人妄議聖人者矣。私利固德薄。市恩亦弊。啓可見。蓋代防維。即此一介之與階之濫。其危微之謀。斷于衡。必者已。審爾舜取天下于堯。直取精一于堯。羹墻既親。以為是天命人心之所。此詎一介之微。而弗惕乎。又安有一介之上。而反不惕乎。夫天下後世不無以賢人疑億聖人者矣。富貴非所願。功名不可拘。孰知生平潛見。惟此徇人之取。裂其閑。則精一之守。嚴于嘯歌者。抑久爾。雖吾與人共處。辭受之間。即共處隆汙之分。要以繫帝王師相之望。移人不移于人。亦怡然獨樂者。足故禪之取。與官天下。繼之取。與家天下。此日授受無其事。不必無其意。寧得依違于其際。况吾與人同分。喜起之局。宜同躋澄清之運。要以居澹泊明志之時。役人不役于人。實曠然借樂者。遠彼天以一中。降來人以一德。貞教貌爾。一介寓其理。還可引其類。豈容冒昧于其中。然則觀小知其大。苟且寬假之累。已祛。因略覘乎詳。熙載亮工之本。既樹樂堯舜之道者。而割烹云哉。

一介要從堯舜授受來不以與人要人人皆合于道不以取人要無念不合于道所為先覺先知正己正物直于樂道中盡之方傳通章神脉 一介正割烹影子
出一介乃不滯 觀人有言大法 包堯舜君民意大
妙 一中一德照一字

即小見大因微知著是王佐本領窮達
合一都從樂道發出字之警策

天不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任天下於自夫既有無可辭者矣蓋至天下皆迫我以不
得不任伊尹不已有定筭哉而乃輕議其出也且樹品必
有關於天下之大則縱開天奇勛猶未驟舉識者知其挾
持之不偶故觀其心于衆評之外察其力于未出之先我
獨決其必然即假神聖為自覆者未始不共決其必然亦
足崇其幡改所存矣天下疇不曰伊尹聖之任哉不用天
而用自自直足造天也天作氣數之隆而兆協和必于咨
警則叅獻日籲端為此草莽負公輔之望不督君而督自
自直足佑君也君統智勇之錫而躋勲華不廢疇吁則欽

授咸調端為此行藏開吉康之符彼之所以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如此者豈其過勞瘁歟夫勞瘁而無濟于天下與不勞瘁者何以異而挺立未摯安知勞瘁不猶是解免之徑也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不啻兩帝嚴我以典刑五臣鑄我以孤肩毅然為之毫無所見其銷阻此亦天下所群震為不敢櫻者矣豈其好馳驟歟夫馳驟而無加于天下反不若不馳驟者無可議而憤發為雄乃知不馳驟真墮棄之尤也當今大務舍我其誰縱至從來未有之格不妨勦向後口實之事不能戢凝然赴之並無所存其疑避此亦天下所驚傳為不可及者矣其自任也樂則為道沛則為

澤婉轉于欲動之頃則為知覺而皆自之仔荷所夙定于因易山林猶是廊廟猶是也用我一日早罄一生以酬之誰有如此其堅剛者哉其自任天下之重也為上為德為下為民渾融于介駟之際又何非道義而皆自之匡贊所橫達于弗礙中天猶是鼎革猶是也運遘五百直握同堂以迓之誰有如此其嚴貞者哉夫不知形迹之無足訛者當細稽其致此之繇即或知帝臣之大有為者抑何不詳攷其永懷之正從見有自任天下之重如此不伐夏救民者乎割烹安足論

緊逼下句之神打照割烹直令句句痛快乃一字不落

乎任和而充舜直道已共入擔荷天德敦厚者不可測直
溢而成亘古之絕倫大成之集非孔子之謂而誰謂哉大
抵萬理來歸定從神明瑩徹司其候則不知大所繇成豈
復遑問集乎故萬古征誅揖讓皇建庶徵言之莫窮其奧
要不過可仕可處可久可速之精氣鬱蒸磅礴孔子直挈
於穆之全集所以不從萬古訂苞蘊也以是為時中之影
現則時先逼真之法已恍恍傳出焉矣神聖受鑄定自天
縱英靈暢其局則即知大所繇成可頓易言集乎故今古
窮天極地治明理幽探之莫倪其朕要不過而仕而處而
久而速之壚冶神奇變化孔子直踞至誠之極集所以不

從今古問凝成也以是為時中之摹肖則時先透關之力
更宛宛具備焉矣然而不集不成猶之乎不一不貫歷盡
千聖之參伍後知分量如是其大也故時而清成任任成
和天下群驚其精變一貫固漠然不動纖毫也孔子乎不
真令人嘆高堅于末繇乎然而不大集不大成猶之乎不
大敦不大化鎔盡帝王之標格後知精氣如是其難也故
時而清集任任集和天下式懋其神行敦化固淵然固有
攸既也孔子乎不真令人鼓願學于未能乎蓋至此而集
大成固不專屬之樂焉矣天下有人窮于難名亦有言窮
于無人不得不借物以相寄至人出而所謂乃有攸歸孔

子聖之時非集大成之謂而誰謂哉學孔子者正當于其
智求之則智即集也已

直是指出時字全體其所以集直是智字之謂者非孔
子不足以當之也然大須成成須集已恍見可學而至
了領時字下直用智字大成固不在夷惠等論
入仕止等明有智在

一點

白雪之白

白既有類可推則白雪不妨迭按矣夫雪之白豈別有雪
之白乎而白雪之白則豈漫無所謂而白之乎且論性而
必反覆遞變其說無庸也論性而既至于白不及反覆遞變
其說不盡也言天則天非一端言白則白非一端偶借白
于天其端且勢起而未有已豈其叠叩白之之故而尚曰
白之之故第如是而已都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此
從雪起見乎從白起見乎從雪起見則雪與性不類從白
起見則白與雪未始非類也天下之姑可類舉者大率如
斯矣從雪之白起見乎從白起見乎論雪之白則

雪為政即雪之性論我之白雪則白為政安見白之性也
天下之又當深稽者還繇是托始矣子能順天下之白槩
名之為雪乎將特指天下之雪而後可以白當之也始將
有雪而始為白則直據為白其非雪之所獨擅矣非雪所
獨擅固白之者誤加其解雪抑安有不可解與論白者潛
舛于或是或非之間雪信無分于白白果無分于雪乎人
之不得不白猶雪之不得不白也雪無有不白白偶及于
雪則直據為雪其非雪之白迫之矣非雪之白迫之固白
之者妄構其鋒白之者無故而至于雪則論白者必轉徙
于似雪而非之際夫白之形則似之而已苟有義焉豈可

以似似之哉即以似之為衡亦斷無一似萬似之理白雪
之白而雪之白明雪之外又恐其未必明猶杞柳乎猶栝
捲乎猶湍水乎白雪之白庸詎無猶之者乎白之虛者則
或之而已苟本乎實焉豈盡以或者漫許之哉即或假物
為証亦斷無無往非是之塗白雪之白而雪之白居白之
一雪之外當不止居白之一雪豈待為乎雪豈待決乎雪
豈待激搏乎而獨無經人工猶是白者乎生之謂性也猶
雪之謂雪則不必辯矣雪之謂白已盡白之謂白更無可
辯矣無如玉之白且予子以不得不白也其將何辭以
對

句句是雪、句句影性、句句是過脉、句句是反覆詰難神
情、水中之月、鏡中之花、不許俗人着解。突因天字、拈
到雪上。直用上兩章、天成作對。猶字神妙至此。
對更妙合。

如李龍眠白描筆筆傳神

夏日則飲水

義之內因乎時、又于飲水可証矣。夫義非行吾敬、將非夏
日飲水中人乎。此豈有所強之而然者。其告孟季子曰、天
下惟物之屬于內者、弗可一端執也。人不能有伯兄而無
鄉人、猶物之不能有湯而無水、天之不能有冬而無夏也。
第須率我自然、內已確乎其不誣。即如夏之或可飲湯也、
斯須之說也、而庸弗在焉。朱明炎蒸、天子方六通四闢、以
達陽氣、其所以行吾敬于天者、不可殫也。而推之小民、莫
不有酌清彌爽之致。聖人亦贊俊遂良、以勞萬民、其所以
行吾敬于人者、不可易也。而細及日用、莫不有盥濯告潔

之心惡在其為飲水乎。夏日則然焉耳。義莫大于鄉飲溫
厚嚴凝。天地陰陽象焉。而胡為乎拜洗較拜至拜送更詳
也。可見天一所生地六所成。原足括盡千古升沉之變。人
日游泳焉而不之悟。當夏日而有不悟者乎。夏之內涵水
則氣之制物。水之內又涵夏。則陰之尅陽。是所乘在此。所
用在彼也。義莫大于祭祀蘋蘩蕝藻。盛更重也。可見始焉山下終焉放海
原足統盡往復循環之數。人日浸淮焉而不之解。當夏日
而有不解者乎。飲以養陽水。即陰中之孤陽。日以御陰。夏
則陽中之微陰。子將曰在位。吾亦曰在位也。夫叔父之飲

我以水。常道也。甚或不飲我水。而敬叔父之心。豈頓衰然
後知敬不在水。水亦吾敬。則未有叔父而不夏日飲水者。
弟之飲我以水。亦常道也。即或我飲弟以水。而敬弟之心
乃愈見。然後知法夏以敬我弟。酌水還以行吾心。則未有
吾弟而不夏日飲水者。聞之井冽寒泉。王明用汲而受福。
湍水何足飲乎。雨露滋息。大人乘天而生物。白雪又何足
飲乎。以我性合水性。冷然善也。豈有所強之而然哉。故曰
義內。

凡小題都要說到大處。凡俗題都要說到精處。凡窄題
都要說到縱橫處。則筆鋒所射。可以生才名。理所苞。可

以起悟不特一章通透直令數章皆靈人謂作舉業者
當棄小題不知不作小題大題總無下手處也 妙解
眼前 斯須庸字更好 用行吾敬奇麗有局象 鄉
飲祭祀直從本色中看出大作用 坎離吐納與旨俱
從么麼中翻出 叔父湍水等亦與尋常索解不同

詩曰天生烝民

性善本于天咏詩而得之也蓋天實性善之原信諸子之
說者胡不聞詩之言天生烝民焉且性學大明之世人人
皆知性所自始故本天以立教聖人無輕視愚賤之心而
援天以自明古人無藐茲維皇之意則才藏于情情會于
性而性統于天百家之說紛如何若取証乎詩真而可據
也蓋詩本忠孝貞義而微動之聲歌故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較後人之論炯炯倍明詩合朝廟閭巷而總括之風雅
故仁義禮智求得舍失入人心之隱歷歷不爽倘果善不
善可混而為無也則詩亦如今人高談玄化已矣何以明

而著之曰民。恍若大造原無兩治鑄。即堯舜文武。不過與愚夫愚婦。同其飲食。則一言民而無善無不善之說可破也。倘果善不善可執而為有也。則詩亦如今人過為分割已矣。何以統而括之曰烝民。恍若聖凡本無兩形質。即幽厲象紂。究其元亦與繼善成性同其往來。則一言烝民而有善有不善之說可破也。倘果善不善可以任人為也。則詩亦如今人直言人之生焉已矣。何以遡而上之曰天生。恍若世間原無私精氣。即好善好暴。要能與皇界維均。訂其從違。則一言天生烝民而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更可破也。所以從來言心者曰天心。言性者曰天性。情亦

天機之暢。才亦天資之捷。飾矯誣而亂天下者。彼獨不畏天乎哉。衆人皆可為天人。固有總歸于天有。而思則天之作其睿。盡則天之致其極。倡邪說而晦天心者。彼獨不願生乎哉。嘗見易言天行。書言天錫。禮言天產。皆可為性善之証。而總繇方寸之天。君不亂。杞柳亦天生。湍水亦天生。雪羽馬玉無非天生。何獨疑性善之本。而第在屋漏之天。光嘗明讀詩天生烝民之言。我之曰性善。信非無所本也。已。

舉一句題。而通章精神俱振。是真合作。天字故冒才情性之上。一詩字撮盡上文。每一字足破邪說一

段故足垂世立教。曰字正打轉告子曰或曰。用心
性等已極法盡致用人有思盡更妙合天成。易等為
詩字取照。杞柳等尤見真實指點。結今日性善。

非獨賢者有是心也

義無不可從心取則當核其非獨有矣夫獨有則是心之
原而非獨有正是心之通也而且謂獨賢者有乎哉且吾
屢以心教人至云聖人不過先得我心則心非獨聖人有
可知矣然言口言耳言目皆所以護生非所以舍生大仁
大禮大智無不可相取而非第取義乃今觀所欲有甚于
生所惡有甚于死此何心哉是心也是心為生而不用之
心天下能無驚其太奇然任其驚而已有生而不用者矣
則生而不用之心何可以不有乎是心為避患不為之心
天下能無尊為過望然任其尊而已有避患不為者矣則

避患不為之心何可以不有乎聖人之下有賢者則不有是心直無以立賢者之基夫天下有賢者而不立是心之基哉有是心正所以立賢者之基也而抑何必賢者始立是心之基也吾蓋方欲推服已有不得獨為推服者爾賢者莫不可為聖人則不有是心又無以成賢者之全夫天下有賢者而不成是心之全哉有是心正所以成賢者之全也而抑何必賢者始成是心之全也吾蓋方欲過奉已有不得獨為過奉者爾試觀忠孝兩難之地賢者亦不免傷心誰知傷心正所以有是心也不破難出之險無以顯天造之經綸而博稽詩書所載則豈但賢者獨遭此險阻

哉非獨賢者有是險阻也則非獨賢者有是心也再觀家國俱困之時賢者能無痛心誰知痛心又所以有是心也不當時勢之極無以奮殺身之神武而旁証古先所傳則豈但賢者獨嘗此窮極哉非獨賢者有是窮極也則非獨賢者有是心也生亦我所欲賢者竟不欲矣唯是心足翻欲生之局則何人能翻賢者之局死亦我所惡賢者亦不惡矣唯是心足揀惡死之便則何人不即賢者以自揀其便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此天下第一窄題也哉賢者則涉勿喪哉非獨則犯皆有不得不純用鋪叙法領脉出是心提落有字中說賢

者煞獨字後始出非字則游刃有餘地矣 用聖人挑
是高二層法 別入本題更異 傷心等更是舍生取
義

攝取下意勒住本題分位筆妙在
嘉魚臨川之間

令聞廣譽施於身

陰大貴之名于身當獨懋其所從施焉夫良貴立于上則
天下榮名集之矣而皆自身施之已顧不大歟且成大名
顯當世豪傑得志于時者之所為也然必還而自叩其本
其本不建聲施何益哉故欲念既迫則尊巍愈甚而貴發
于已安而且吉也自他有耀明明不已也言德猶近乎闇
修之辭未足厭人騰茂之想盍就其身實証之乎此身為
昊天特錫之身作君作師皆秉至性以相及即韋布自持
已岸然樹顛顛印印之望此身為聖學獨上之身治已治
人總憑高明以共證即垂裳無象直卓然建皇皇穆穆之

極若是乎人人有貴于己者身也。令聞廣譽要未有舍身而能施者也。德音彰于不瑕。君子弟靜洒其宮庭。海甸已。有上神明之頌者。以聞印身。則剗通天良。以身徵聞。則積充富有。精思日湛。而聲華乃超天下。以為居是推位。所不得而邀。闇淡所不得而避。天下豈復有烜赫至此哉。道望生于無數。聖賢特齋莊其志氣。中外莫非獻天縱之歌者。譽於無可盡。則身所自攷其能。譽乎不容已。則身所獨嚴。其同。睿思大沛。而贊嘆乃合天下。以為局是天爵。非關鬪梯榮之捷。尊親非關鬻血氣之惠。天下豈復有颺馳至此哉。蓋人縱為勢所移。究未有不共解稱仁者。仁處其至。方

且相天下所克受。而曲盡其鞠謀。仁聲丕暢。一猶夫用之不離其體。登高而施。則幾不俟應。愷悌攸暨。光顯寧但大著于西土乎。人雖為利所薰。究未有不共解說義者。義挈其正。方且定天下所必行。而厚繩以端簡。義問昭宣。一猶夫酌之各足其量。任天而施。則罔不推崇。大事肇舉。惟呼寧第徧矢于南國乎。我是以讀既醉之詩。得所飽。並得所施也。聖人挺生。光搖河漢之間。命世間出。氣發星雲之表。良貴之隆。若此。趙孟何嘗得文繡吾躬已。

從身施。不從人加。故是有貴于己。直以聞譽作貴字說。得烜赫可畏。乃炤下文繡出。若太做闇修一路。正未足。

壓服趙孟耳。領德字出身字有法。韋布昭文繡對。
垂裳更巧。良字有字能字同字一齊縮合。用仁義。
便實際。顧詩尤完美。

行堯之行

聖帝直造于一身。在自振其行焉。蓋惟有必欲為堯之心。
則行皆堯之行。交抑安可不自振也。且聖人在上。凡有彝
倫之責者。罔不震動恪恭。圖大可行于天下。此豈有待而
興乎哉。為文則文為湯則湯為舜則舜。即推而極之。至欽
文光格之主。亦何不從行致者。是在崇其功于可以為堯
之子焉爾。蓋行大抵孝弟盡之。顧堯諧烝乂舜典具載堯
實未聞。正惟精靈絕無影響之處。更堪直任而勿有貸踐
迹俱化。則性命愈真。大力所以生于靜翁齋。變慎徽舜。僅
自將堯已共俞。可見神聖究無規倣之模。第在奮起而弗

或懈高深愈堅則惇庸倍健絕品所以成于日用行堯則堯之行豈有外焉者哉以為天之不可以不動也故有堯行直與維皇同陟降而孰知正不必有動天之想也夫亦徐行後長之子曲行其敦睦子平章即平章故在子協和即協和故在行實迫現一堯就今立談之頃其督我以欽若曆象者豈不疊疊日進與以為人之不可以不感也故有堯行直超萬衆探幾希而孰知更不必有感人之難也夫亦食粟自作之子勉行其疇咨堯故允釐即子得允釐堯故敬授即子得敬授堯實共鑄于行就今氣類之通其儼我以登庸吁咈者豈不森森必往與且堯之當日德則

峻而勲則放不過此七十載不敢倦勤之心去其所不可行策其所不欲行天下皆有登躋皇古之徑况傑出若子得不以家庭聚順立轉中天即堯起而與子較形子必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子之學堯企文武而馳聖神亦庶幾一二日無曠代工之志能行則行量始滿必行則行機倍捷幽隱罔非任我揮斥之資况實跡如堯得不以協居堯綏鼓進陶唐即人起而以堯驚子子必曰所不為也豈以不勝為患哉行不必盡九尺四寸之身父兄直在當體行即行此百鈞烏獲之任懋敏胡不自奮人皆可以為堯舜信不誣焉

求行于子、不求行于堯、故首拈子字、又曰子歸而求之、此為字真訣、若直在堯上尋行、便是堯舜可為、非人皆可以為堯舜了、直從孝弟出行字、單說堯字意、乃出、翻剔更精、入徐行後長食粟抄、每能用盡章意、故筆筆點証、全不沾滯、

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

仁義之不可不說也、其懷已見端于人臣焉、夫仁義以事其君、乃竟得之遊談際乎、秦楚得不望人臣而翻然易慮耶、今夫立談謀國、所以蒸變人之氣志者、豈其微哉、導其本則赴之者速、感其忠則成之者大、鄰封不誡、毋亦惟二三臣工不協之故、則三軍樂罷而悅、仁義首稽之為人臣者、萬物一體之仁、當矢志誦讀、已與軫恤民岩之聖主訂其懷抱、故有草菅民命者則耻之、古制罔干之義、當致躬天監、尤與恪循王章之明辟、攷其懷來、故有開釁邊陲者、則格之、夫臣無日不以仁義冀其君、君亦無日不以仁義

冀其臣而孰知俱倏轉于先生之號也。夫獨非曩之為人臣者哉。貨利公諸天下則兵刑之氣靖。同寅協恭。古來勅天賡命之徽。曷不可復覲于當今乎。彼入清廟而助駮。奔甸服采衛。共存忠孝。至性者莫不有嚴父配天之思。而委贄朝班。敢墮我仁義。自取罪戾。抑何以仰答其君也。坊表省諸其身。則敬讓之誼深弼。諧謨明古。來匡王定國之業。何不可立奏于一旦乎。彼臨方岳而受職事。大小共球。共載天人明命者。莫不有升中告天之誠。而析圭王家。乃舍曰仁義。妄邀寵靈。抑何以無負其君也。夫獨非曩之為人臣者哉。中藏之儲蓄。既有不因談笑而變其節者。苟其屬諸仁義。則雖策士亦足提呼天下。可見顯忠遂良。要皆欲為則為之事。朝廷先食其報。而風化敦睦。又何底極。衆志之幽隱。豈無日為感召而持其故者。苟其本諸仁義。則當偶指早已勃起。真性可見。克艱盡瘁。不過旋觸則靈之心。卿尹共圖其正。而習俗率謹。從此昌隆。孰知俱倏轉于先生之號也。統大美以澹天下之傾險。開疆拓土。不敢橫陳。聖天子之前。作忠丹以挽數世之貪婪。保國守家。不可漫傷。大有為之氣。然而不王。未之有也。謂不足罷秦楚。搆兵哉。

從遊說中。虛寫未然光景。着實不得。且上有悅而罷。則

君懷仁義可知。臣正其鼓舞于君者耳。章脉獨合。拈臣意好。先把仁義說到性中。占說意上一層。落出號字。頓折炤上。又頓。乃不是直贊宋程。吸下。又挽號字。

一者何也曰仁也

惟仁可求古聖之一非漫言仁也者能窺也夫不究一之原幾漫謂仁者不如此矣惟總曰仁也此曷嘗不默加上下乎。今夫名實之際可以論道不可以衡仁。故天下深心為國之聖賢或就或去皆有不可忍割戀之神委蛇而光大則衆議叢興愈不得不還自籌畫為古人痛寫其摯念我不既謂三子其趣一哉抑嘗思伊尹挾堯舜君民之略其名實加乎上下何疑獨是伯夷結卓風于西山柳下持直道于東魯似屈伸于或先或後之局乃尹亦嘗五就未定而聲忠孝于天下懷父母于宗邦非大有心者亦安能當此

吾乃直斷之曰一則一者何也學惟經世為大則進退未
決而天王明聖常縈寸念以傍徨縱至上下皆不可白其
回天轉世之模正以隱約而愈懇業以利濟為宏則推藉
未膺而啓沃康迪益屢懷未之披瀝縱至人已而不相為
其鑄帝陶王之能寧以遭逢而頓已令第核名實之加與
否一者可毋問矣古聖人將不結此趣于天下哉而試問
當年有抑鬱誰語之東超然道外即子得不表著所由來
後世有略迹程心之鑒渾然道先則我敢不先揭其隱志
夫何以如此也仁也仁必以克舜為陳湯武為法疇不各
具履載天下之量而無如公卿弗克俱奄三子也然而故
國之棲遲則有萬不忍釋者躊躇調劑千載下猶令人追
慕其深衷此未可為一二流俗告爾仁必以居由為本舉
安為大疇不各懷鼎新四海之模而無如上下弗克顯受
三子之加也然而拯世之苞蘊則有勃不容遏者紆迴懇
摯數易世猶令人曲諒其大用此更不必為淺見寡聞道
爾三子如此君子可知柰何不究其未忘上下之趣趨漫曰
仁者固如此哉

仁字直是未嘗忘上下意在趨上說不在名實何也
及曰字正躊躇調劑苦心直焰下微罪隱衷亦字精神
並傳矣若上句一口叫過便無筆不索然耳打得着

一者句已喚出。有勢有案。此轉更難。點上句亦合亦老。頓折處中肯振局。仁也始出。以自己心事發揮三子全神俱動。結得了了。

是此章仁字體認真切有手揮目送之樂

諸侯之地方百里

者五

古之侯封有定制亦莫可自越其祖矣夫百里者諸侯之地即周公太公不得不守宗廟之典籍也今魯何獨不然哉且聖天子不忍殃民以逞故建國親侯劃然不亂蓋迄今有定案焉惟案定則千八百國固無所容其恣肆開天佐命之臣即分天下而公之誰曰不宜而亦凜然王章之不敢奸子亦當稽古訂今早寢其興兵構怨之謀焉矣天子之地既方千里今魯諸侯也請明告子以諸侯之地諸侯承天子以撫兆民其地不得而有之也然而宗廟告虔春秋禮祀漫無茅土之出不盡孝何以忠乎諸侯奉祖法

以交鄰國其地非徒獨有之也。然而典籍叢積使無隆重之勢，不法古何以睦衆乎？天子赫然曰：其錫之版圖尚有多少？七十五十附庸者，而要大邦維翰，爰以百里為準，且無論其他，即魯祖周公當年制禮作樂，受武王之顧命，輔我冲人，六典治官，九經馭世，皇天亦感其精忠而報之以風雷。一時所可差比者，惟太公馬耳。若果百里之制可踰，何難破格以詔天下？然天下事甚不可無故而自淆其衡也。一人有非常之舉，則衆人有妄圖之萌矣。一時開變通之法，後世懷先王之度矣。故封于魯為方百里，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即太公有然者。而說者曰：龜蒙鳧繹，遂荒大東七

百里之說，載在王制，五百里是魯之削也。滋甚，或者蚕食

自評說盡作法讀其文又玩其評則金針可得矣李元春

而不知山川土田厥惟附庸之多，車徒將帥不過

三軍之數，諸侯之地方百里，古不可忘，今不可亂。柰之何？今魯方百里者，五百里即足守宗廟，而五百里是宗廟亦當別為之。在天之皇靈能不恫乎？百里即足守宗廟之典，籍而五百里是典籍又當更定之。太史之執掌不幾頃乎？此殃民所以不容于堯舜之世與。

作長題無別法，挈得起放得下，昭得到結得有力，純以筋骨行之，使題受我轉，則字字生動，而刺中全神。始無漏義，即此一篇可以靜悟。用殃民直捉今字，又伏

以交鄰國其地非徒獨有之也。然而典籍叢積使無隆重之勢，不法古何以睦衆乎？天子赫然曰：其錫之版圖尚有三十五十附庸者，而要大邦維翰，爰以百里為準，且無論其他，即魯祖周公當年制禮作樂，受武王之顧命，輔我冲人六典治官，九經馭世，皇天亦感其精忠而報之以風雷。一時所可差比者，惟太公馬耳。若果百里之制可踰，何難破格以詔天下。然天下事甚不可無故而自淆其衡也。一人有非常之舉，則衆人有妄圖之萌矣。一時開變通之法，後世懷先王之度矣。故封于魯為方百里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即太公有然者。而說者曰：龜蒙鳧繹，遂荒大東，七百里之說載在王制，五百里是魯之削也。滋甚。或者蚕食于齊乎？而不知山川土田厥惟附庸之多，車徒將帥不過三軍之數，諸侯之地方百里，古不可忘，今不可亂。柰之何？今魯方百里者，五百里即足守宗廟，而五百里是宗廟亦當別為之。在天之皇靈能不恫乎？百里即足守宗廟之典籍，而五百里是典籍又當更定之。太史之執掌不幾頃乎？此殃民所以不容于堯舜之世與。

作長題無別法，挈得起放得下，昭得到結得有力，純以筋骨行之，使題受我轉，則字字生動，而刺中全神。始無漏義，即此一篇可以靜悟。用殃民直捉今字，又伏

今魯點醒諸侯。出百里有法。寬尊一句單出周公。又用魯字。太公只作襯。句句有手。此博古之功。非彛儒所知也。挽上大有關係。

存其心養其性

實致力于心性之學。合盡與知而嚴持之也。夫心豈不養。性豈不存。而必存其心。養其性。聖學寧有既哉。且盡心達于天下。而必自知性為初關。則心以廣。幾或中于溢。性以精。幾或中于迫。况心正可以知性。而令性不知心乎。則心果外性。抑何以為心乎。性正可以盡心。而令心不盡性乎。則性果外心。又何以為性乎。我想天下惟氣化不到之域。雖戒謹無所庸。然有心在。即不到亦氣化也。攝戒謹為同歸。竟不第以心視心矣。天下惟機倪俱屏之候。雖浸漬難為功。然有性在。即俱屏亦機倪也。從浸漬為共致。竟不第

以性視性矣。而謂不存其心可乎。存以存其不存。則心必
爽然驚存。以存其固存。則心必怡然慊。要令適完其心。並
其心自出之原。直以不必存為無不存。而非馳玄冥也。惻
隱羞惡。即心已足證善。我是以謂聖人先得。人人存。則人
人先得矣。試一追探。陟降左右之靈。不越疊疊于陳錫。有
如是名。允不釋。永懷自忒。事心之學。不既有淳固而敦懋
者歟。而謂不養其性可乎。養以養人所不能養。則性超聲
色。而居幽養。以養人所不知養。則性備變化。而居貞。要令
適洽其性。並其性共涵之。治直以不見乎養。為無不養。而
非逐高玄也。仁義禮智。即性必期循根。我是以謂聖人踐

形。人人養。則人人踐形矣。試一縱觀。協居克綏之始。蚤求
穆穆於有恒。有如是動行。非助靜治。非弛理性之學。不既
有莊敬而優游者歟。蓋存者盡所致功。即知所斂象。合養
而存之性。且受心之翕闢也。故君子曰存之。堯舜第曰性
之存。以開養。與突中。不得設理障。自閉其大有為之完神。
養者知所銷融。又盡所殫竭。合存而養之心。且入性之盪
摩也。故大人曰善養。世人惟解善心。養以葆存。功候中。不
得程歲月。潛滋其不自欺之貪萌。近太上之初。未迨乎下
究。非絕端而居。見宮庭之素動。以相生。且慮處隱而冥事。
天有他道哉。

頭緒甚多故要說得分明上是指點路頭此是實說工夫事天立命纔是盡心而事天惟在存養存却是知括在心上養却是盡括在性上性不外心存正是養意有透屬語無側落要還題面又要不得題理斯為得之印下天字意又要頓開所以存心句在上所以養性句在下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惟誠與仁俱備而我真無所庸其辭矣夫天下有萬物皆備而誠與仁不盡筦哉是在反之是在強恕求之焉爾且昊天仁萬物而必以盡物性責乎至誠之身俾之內足以包外外究不離內聖人在上所以翕萬物于首出而喜樂滿世間自強通造化執天之行與天並大此求在我之說也蓋不特存心立命迫我以臨汝四海九州已日傳呼籲于夢魂刻責多則嚴厲深太和所以洋溢于敬慎也抑不特遂生復性徵我以憂勞兩儀百昌已潛結立達于陟降

憤發極則函蓋徧天心所以湛積于咸若也今且貌我哉
萬物皆備于我矣天統萬物萬物仰其資始我達天而以
精神佐雨露之開闢則我直足備天聖成萬物萬物秉其
作極我翼聖而以守待行貞元之昌旺則我直足備聖夫
世亦有希萬物之玄同者矣究以黜聰寂智流為放達舉
世效其無為則所為大一統者安在我先自樹于尊而後
天下始有君臣父子之儀夫世亦有制萬物于雌伏者矣
究之抵巇設譎示人不測舉世伺其陰陽則所為大居正
者安在我惟特建其標而後天下始獲各正保合之要當
其時美靈根而閉朋牖我不為衆動役萬念已奔命于至

誠、禮類封禪要第時至則起擴彌綸而盡範圍物不受虛
名繫天下已交欽其仁愛飛走動植孰非會逢則生而尚
謂樂有大于反身而誠者乎萬物即我故誠我備萬物故
大萬物與我同流于誠故樂而尚謂求仁有近于強恕而
行者乎萬物無不歸仁即歸我我無日不行于萬物即備
物萬物與我不能分其孰為仁孰為行即近是以聖人察
天下之賾而易簡始至誠與仁所為合併而凝帝王敬昊
天之修而華夏胥協樂與強所為盤結而久非求在我烏
足與于斯

惟備物有萬故樂莫大惟物備于我故求莫近反身強

恕正求在我者。若非萬物皆備。又何從誠。何從行乎。只
拈得皆備透。便無語不透矣。須句句得指點形容意。
若鑿深一語。便墮此題坑塹。題字撮盡。是為老手。
備天備聖好。玄同雌伏二義。掃盡旁門。純為下二
節養脉。得機得法。題目化為文字。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天下不可一日無王。于其民見之矣。夫猶是此民也。當王
者則皞皞如。王者何以得此于民乎。且上天簡錫首出。凡
以為民耳。故盛朝別無氣象。其寬弘暇裕。皆取徵于百姓
之間。然而風教固殊。總不離上人之薰蒸。近是吾蓋言念
霸民之驩虞。不得不進思王者焉。王者必有所以為王者。
而天下不知也。天子神聖。何竟講家人父子之惟。夫天下
有渾分于情。而情尚有不默喻乎。王者直不自見。為王者
而天下自如也。耕鑿熙穰。豈復有刑名法術之事。夫天下
已化。今成古。而古且何以遽穆乎。觀其臣。真王者之臣。觀

其物真王者之物而王者之民吾覺有異焉者矣。閭里有何問學而道風靡洽，此忘其施，彼忘其受也。或四百或六百，或八百歲月無修短，第覺有道之長耳。身當有道之世，顧多一乍欣乍厭乎？在宮雖雖，在廟肅肅，究是王者變蕃于莫盡，民遊其治，且何以仰應，雖雖肅肅之主哉。山林本無名理而嗜欲澹遠，剛不待戢，柔不待驅也。或匹夫或七十或百里，推藉無崇卑，善合衆欲之便耳。既慊衆欲之隱，猶介一若趨若避乎？在上穆穆，在下明明，究是王者轉化于不尸，民沐其休，且何以同戴穆穆明明之后哉。當其時，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盡人有公忠之樂，故虞芮質而爭。

心自革，鱗魴興而訟端不生。大一統之天下，若是其任人飛躍，即霸者之祖考不具在，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之中乎。皇躬亮采，八方在宥，盡人有墮荒之易，故九歌勸無不格之苗民，八誥布無未靖之義士，遞相承之王政，若是其聽人含鼓，即霸者之民之想望，曷嘗不在黍苗陰雨而遊休豫，助之景乎。就而象之皞皞如也。夫皇者之民于于睢睢，帝者之民渾渾熙熙，以為不可得而見矣。今王者固在上者也，乃相率流于霸抑，獨何歟。

直是論王所以異于霸，非皞皞盡王者也。王者二字過存等俱在，發揮俱在下文本題，只宜空寫。伏下有

法故題意奕奕逼現 始挑民字 真王者字 那動不
得 每炤離虞 雖雖等雙字為皞皞取炤與參前倚
衡作用盤盂等同法 迴映霸者 始出皞皞 又用
皇帝打炤更合對說王霸神情

上下與天地同流

合天地為神化即君子亦皞皞矣蓋化達天地者總莫測
其神之所至有會于同流又何論共處天地之間者乎且
神聖受命興起必有融洽三才之精神斯固一世于莫知
故君子者神明之號天地者變化之名語君子者非天地
無以窮其量猶之乎語天地者非君子無以全其類參贊
既至舉從來最不可思議者環受我之鼓盪而已備具此
理于殺利遷善之中則所過所存之妙且何如哉天子無
自矜其功德之會故宣幽達伏一任乎高卑所自生過之
沉于存化之流于神要皆王民不測其源之想像天子有

獨挈其通變之靈。故藏用顯仁。崇本乎成中所自建存之
流。為過神之流。為化亦第君子無可共喻之元明。豈不循
是霸者之天地乎。竟上下與天地同流。焉天地無所為。而
為之者也。無所為則非形量之可立。雖日游于昭曠之途。
而其德固足以安之。究所從來共域而居。即涵一君子于
空濛隱現之表。有不覺靈緯協洽之何繇者。不必以君子
名。但以天地名可耳。天地又莫之致。而自致者也。莫之致
尤非氣數之可守。雖未騁乎曠遠之觀。而其盛固足以肩
之中。有相兼理已共治且渾一。君子于太始無象之原。抑
安見守精出符之何因者。君子自為天地。天地即罔非君
子。已取有時陰陟降上下之報。牖民非以明民。民未可得
而明也。本天本地各際于高深氣機之自流。與君子之茂
對與厥心。既度于帝康好共迪于躬合。兩大而共為一人
之磅礴。吾將何以竟此乎。有時傳飛躍上下之靈化。民非
以強民。民乃可得而化也。親上親下。偕忘于履載性命之
流行。與君子之薰徹。與天德日新于無訖大業。還周于不
凡環高厚而統歸萬象之細縕。又將何以置此乎。夫王者
舉事必本無欲。無欲則能見天地之心。學者尊王必求至
誠至誠則能助天地之運。天下有皞皞之君子。當不必論
其民矣。

流字直恁自然正指出皞皞真種所謂天地以不貳為不測君子以天德為王道固若此若說神化無所不到是四方非上下是同大非同流蓋緣顧小補二字誤耳本題總不出上節用得乃合乃妙流字恰合入霸者天地妙總是形容不盡更能抉微

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筆下具有化工

善教得民心

攝心以入教得民莫有盛于此者矣蓋必民心俱得斯足大有為于天下而惟善教則然何可以不如自己也且帝王有迫欲得天下之心必令相蒸徹于忠敬和厚並忘其政權之在上而仁聲之大化成焉其入人直浹肌膚之微則言皆以表章聖訓且俱為善教用寧尚不曉然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哉夫教固未嘗不言財也歆以忠孝必稱觥獻斝之不容已而此中已有油油者挈象魏于師儒所為以壽考生天下民愛並非善教所敢意也協以性天如出作入息之弗容圍而其間已共肫肫者達化機于懿好

所為以日用習人情蓋念上帝為民之誠既不敢據崇高而絕物提夫勝予之慮更不能遠愚賤以鳴私善教而有不得民心者乎古者八州之遠方伯分治而泮宮則王與司馬主之心一者教不二故齒冑君儕乎士憲乞臣晉乎師端為此佩日月而識山陵笙鏞拜嘉罔非精能之森其心善教尚引迪未知所歸也如取如攜牖民主璋殆謂是歟古者宸居之地不尚阻深而睿宗則卜日並形勢嚴之心肅者教不怵故冠昏不立公卿燕射必親鄉老端為此釋先聖而祭河海睦嫺任恤罔非天人之監其心善教尤勸誠弗憚其殷也顧德遠猷裕乃民寧殆謂是歟蓋聰明

之途盡彼之筆贊俱忘而歲月之交深並我之形骸亦化百姓各洽于無欺是聖神文武宛乎在家人父子間也迴視近今望大車而戒嚴真心第為政轉不猶在不肖之例哉稽上天司牧之擔典獄且為種德受百王吉祥之衆英異不若平嘗五方共懋其至性是升恒蠲饒宛乎在布帛菽粟際也縱觀霸業懸國門為畫一休心共為畏境不既成內潰之勢哉乃知善政果不如善教矣教則心乎民得心則教還得善愛至並可以思仁仁言果不如仁聲矣教入人于無聲得心直從善生言入深故足稱至教主治者宜何從焉

根民愛題面也打炤善政不如題神也更將首節穿插
繇合此題遂無棘手處若炤題鋪叙即古博總不靈通
耳首節從來落空得此了了每領處另有爐錘故
脫常徑挽到民畏打成一片

聖人治天下

聖治立天下之命其與必有至足者矣夫言天下則治已
居其至全而全不可驟明于天下也聖人何以無弗與哉
且吾觀易田薄歛以時以禮之世深慶天下胥登于治也
而豈天下自為乎帝治堯于協和王治隆于熙皞其興起
受命在天子之位者聖人也惟天下足治析因夷隩本之
厥民曆朔車旗載諸舊謠聖人不自治而天下乃治固懇
惻無盡天德必欲廣運之精惟聖人高天下制顯庸莫
非開天狗齊敦敏直足通化聖人不盡喻人以治而天下
乃治尤鬱紆畢流皇恩無可中遏之勢無弗與者天下無

弗與以至足則治天下而聖人果真天下一人矣子與子
言孝臣與臣言忠聖人在上並無靡薄足干風動之天下
者天下之故乎抑聖人之故乎聖人所深望天下者多出
天下之外而天下所亟求聖人者止此天下之中惟中苞
外千古頌至治焉爾朝有寅協之美野有愛敬之同聖人
在上並無智巧足競和恒之天下者天下之治乎抑聖人
求天下之治乎聖人所厚責天下者以全而姑予夫半天
下所忤舞聖人者得半而仍思其全惟半已全萬邦奏極
治焉爾况天下治聖人則有勝予之晷聖人不啻上帝祖
宗之式臨而聖人豈必俟天下始成哉不俟天下而成聖

人者聖人之學不離天下而用聖人者聖人之政聖人乎
吾將何以置此天下乎因天下治天下則有順風之呼聖
人不啻桴鼓影響之默動聖人不又嘗合群聖人以襄哉
聖人合群聖人者衆治總挈為一治一聖人已盡予天下
以聖人者有治還同于無治天下乎幾見有如是善治之
聖人乎天地生聖人以自代其治聖人以天治恐天下有
不解者矣而嘗若以地德引天和道器歸聖人頓無一不
治聖人以道治恐天下有不習者矣而尤能以制器鼓道
化使菽粟如水火固聖人仁天下也哉

治天下直是仁天下然仁却在菽粟中作此句題正不

得不說、又不得直說、半含半吐、兩路俱出、是為作文苦心、挑起聖人、天下足治、聖人高天下、皆別法、每縮到仁上、愈揮愈靈、愈發愈透、只要寫得仁字淋漓、

堯舜性之也

治天下必本于性、聖帝堯依其故焉、蓋功高天下、堯舜豈有所做而然哉、得所為性之足、定千古之君極已、且人主挾經制四海之權、持出可以開天、非常可以懼衆、要不可示天下以隨世就功、故太平無粉飾之實、作用罔非默成、中天絕縱橫之謀、魏煥豈得冒襲吾、蓋曠覽千古、見天下不本性以治者、往往恣其矯飾、籠人之智、以樹威、吾即舉絕世之聖神、厭服其望、而彼且以為聖神之政績、與我同絢爛也、若然則禮樂兵刑、幾無以大定其宸極之存、抑竊竊焉、隱其規、做駕古之尊、以崇勢、吾即舉絕世之聖神、預

杜其萌而彼且以為聖神之光華豈禁人之踵增也孰知
即工虞水火不可不深核其發源之自堯舜固性之者乎
夫協和風動不過生民作息之便後世苟加慙勉欽文至
是萬邦已協和于一心也溫允篤是四方已風動于片刻
也而胡以歲月遷流惟見堯舜之以天德為王道乎易簡
會陰陽之撰求其表異者無有也欽天咨岳要循當年憂
勞之嘗異代好言追配事天不于禋祀峻德已薦馨也咨
臣不于明揚烝諧已闢門也而乃令氣化爭新惟見堯舜
之以至命為底績乎醇龐觀蕃變之通求其作偽者安在
也且古之天下蠻夷姦宄上帝未嘗不歷鍊聖人之精而

平成在我自有行所無事者不必寄軍令而示大蒐志氣
既真則彌綸自徧蕩蕩難名渾乎於穆之變化于無端今
而知堯舜之不可及特昧乎性者之患文明固掩映于垂
裳之間即古之天下井田封建聖人未嘗不變通太上之
舊而率作因心自有歷久不移者不得開阡陌而置郡縣
才情愈摯則德業交隆安安惟幾統乎精理之磅礴于無
象今而知堯舜之不可測亦汨厥性者之言唐虞固初闢
于聖修之內然則堯曰則天正以見性量之確有大本非
關摹擬舜號重華亦以見性學之各具徽鴻立斥譎詭
此五霸所以不為堯舜哉

之字。炤治天下作用說。堯舜功高千古。總是依性行事。一毫假借不得。從來愈與愈浮。只緣未解通章神脉耳。直用五霸意翻剔。乃能震動立言之旨。正是教人為堯舜。句句印下。則字重字為假字。取炤更奇。

聖人之於天道也

合聖于天。盡人即所以達天也。蓋天道之于聖人。則天為政。聖人之于天道。則聖為政。人胡不以聖人自奮哉。且道之名。皆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乎。積實以造虛。繇微而及著。陽變陰合。不得不聚而為太。空要其定中。正立人極。則惟此父子君臣賓主賢者所共推。為人之聖。聖人在上。仁育萬民。義正萬民。禮節萬民。智貞萬民。豈亶靈果獨有。寵畀哉。上古未有聖。先有天。原即狗齊敦敏之道所疑。而人不知其先。天有聖人也。則物所不至。謂之天要。皆虛懸論理之詞。中古既有人。乃推天。又即此五殊二實之道所灌。

而人不知其天道皆聖道也。則物得所本謂之天要皆精刻難辭之事。然而聖不以道自居。第表于天下曰聖人。吾迫以天望人。則迹極絕。隆曰聖人之于天道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舉上天之赫赫明明。日與我訂。應求而乃知兵食禮樂。聖人特創其心。裁天已互答其陟降。一猶夫。聲响之不離其質也。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百代化。大順大化莫知其然。是則聖人之無容自己者。爾守之則貴行之則利。廓之則配。舉太始之高。高深深日與我參同異。而乃知朔時服色。聖人乘運為率。作天已曲致其迴環。一猶夫庶徵之錫乎其極也。無我得正已之盡存神絃。

應物之感正已。應物無內可分。是則聖人之不得不加厲焉。爾蓋聖多而天惟一。學聖則翻若天多而聖一。聚如神之躬。清明通乎時雨。或出王或游行。在天者曾不若在人。之可據。民視民聽不足升聞。監觀謂之祀也。而不禮豈非聖不協人。即天道休乎其不敢膺哉。聖動而天主靜。作聖則翻若天動而聖靜。畫執玄之樞。大象苞乎靈根。行四時周八極。在天者曾不若在人。之至篤。惟敬惟修。不于幾微易簡。謂之薦也。而不馨。豈非索天不于道。即聖人茫乎其無底極哉。聖無非道。故道可近。著之于人人無非天。故天始尚昇之為聖。乃世且曰天道之于聖人。豐畜偏全。果不

一軌是不盡性而馳乎命以自劫也

第拈聖人透之于不說自透各句道在人上本句人在道上不謂命意原自了了若是天道于聖人則天有私厚是有命無性矣君臣等即聖人天道聖人打成一片透刻奇關直令千古無剩解

直注^有性焉不謂命乃得之於二字真精神而性反常變自包在內法老理真先輩擅場

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不外可欲之善人直以化自懋可矣蓋當有諸己先聖已在可欲中也胡不大而化之輒謂聖固絕品哉且天下惟精靈無可影響之處其迫人之欲者更孳蓋前此之廣遠總無可憑而過此之精奇幾幾欲換氣化藏乎志也道化生乎心也天下之可欲雖不驟罄諸此而亦不得以迹求焉矣吾嘗上下千古人有稱聖者豈善人信人所敢望哉雖然理所以不敢驟求懼其墮夫玄也幽渺之說直欲盡空諸有器質之不存無問銷鎔矣若夫精良藏厥靈根至此不得不銷鎔則理之實而可守焉取功所以不敢頓

馳懼其流夫躁也助長之方更且不顧諸有體勢之未全
無問昭融矣若夫靜深養于有本至此不得不昭融則功
之進而無極焉耳大而化之夫非聖之謂與亦既德施達
于四方保無鋒穎之太露善人曰懋修有獲豈其外耀之
芒尚須戢也直靜對善中普同之量機或故而蕩之以新
骨或堅而鍊之以變疇昔參伍錯綜可化萬歸一亦可化
一成萬是不蒸蒸于大更進一格哉固可稱善與人同之
聖也已博信彰乎兆民保無赫奕之若浮信人曰慎乃永
圖豈其偶動之緘尚弗靖也直默叩信中廣宣之力天已
摯而渾之以靈極已凝而液之以滿向來機候呼吸可化
心之天亦可化天造人是不浸浸于大別現一界哉固可
稱允乎無虧之聖也已蓋有象則通之以思有說則悟之
以意近太上之初而未逮乎下吾慮其絕端而居也故化
焉則萬變從心稍不化而即處中以為之梗此間消息政
有可問是豈空摹聖詣舉無棲泊性命之真虛氣相資而
性具性形相待而心生乘虛渺之氣而未麗于形吾虞其
處隱而冥也故化焉則一理孤映并其大皆化而益博觀
以遊其妙其中藏密猶未可測又豈迫現聖修尚多精神
健羨之區是以聖虛名也虛名不可以考道謂之聖實詣
也實詣直可以定極正子其于可欲求之哉

之謂聖。猶言這便叫做聖了。是易非難。明是正子不得安于二之中了。大是如何大。化是化甚麼。直是善信外別無聖。正真實指點處。拈欲字合。化字出得便。頓善信更有法解。仍以善信分比。昭下二字。謂透剗兼至。之謂更出。

下學而上達。聖人亦不外善信也。見解脫真亦能寫得化字出。

修其身而天下平

守天下于身其道故約而易操。夫以天下之平。特約所守于修身。則施博真不必更驚矣。此君子之善道也。今求道者。莫不以平天下。日勞其身。然即此身為天下役。是畸重己在天下。而古來協和之業。本于慎永綱紀之陳。燕于敦琢。當其簡身不及毫無所與乎天下。而利澤群動。化登上理。君子之守固如是其約。馬爾蓋合天下以為身。而身固不見有天下。精神寧謐之至。方且懼聲感耳。懼色感目。慄乎其不敢康。合天下平以為身。而身固不見為天下平。樞機嚴厲之極。方且研象惟幾。圖大惟細。勅乎其無容墮。

若是乎約而施博已在則道更莫善修其身者穆然個靜
之內聲臭俱屏形體亦恍銷焉而真性迺茁于其中據
絕隆以督我憂勤是飲冰執玉之不遑起一意即多此一
意矣則柰何不加砥厥修守此無可自容之地為天下歸
根復命迺其身政反求日益其惻惻爾泊乎泰寧之先往
來俱盡官骸亦欲謝焉而繩削迺孤持于其上奉皇界以
固我聖智是逆情鍊性所必經造一倪旋化此一倪矣則
柰何不謹伺厥修守此有初鮮終之防為天下息事寧神
迺其身政戒慎日增其乾乾爾夫戶牖亦有箴銘周折不
失律度君子猶以為太博易厭獨提此躬于危懼之交而
不敢援平其身之說誤我修于周旋世故皇自敬德則風
教剛柔咸取齊焉天下寧復有善建不拔若此者歟帝天
著其赫濯臣民觀其中正君子尤以施博堪憂惟度此修
于懲忿之學抑胡敢圖修天下之候寬我身于內外交營
緝熙單心則日月就將有何量焉天下寧復有舉一貫萬
若此者歟然而此善道固蚤存于君子之言矣則古昔以
惇德天下咸仰平章之有自率聖謨以法世天下默悟修
繕之乃來遠即迺也故博即約也自任之不可不重也
修其身正絕不馳騫于天下乃是守字而天下平故在
修身中是謂守約施博是為善道正不得說似平天下

一語透旨。點題處具大神力。仍挽修上故是。研入無際。仍不以天下平結。挽到言上大法大識。重發修身緊承守約筆之瘦勁其法解高也。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

中禮亦性所弗外故當亟懋其德焉蓋聖人之德既盛即中禮莫不見其至者禮緣性出如之何不為堯舜哉稽古天子咸以德性治天下則德實聖學所積以為昊天之神隆即誣也然懿秉既底醇摯任博觀乎天秩天叙罔不挾元氣以流堯讓有光格之被溫恭苞動天之誠禮固無往非是堯舜所以立人極于不可及焉聖人未有不加志于禮者也郊廟崇其馨潔燕衍攷其惇恪有一端之未備即以凜在躬之清明而必按抗隊疏數全乎易簡絕繁曲而稱合者抑豈漫焉處此乎太師詔其建保瞽宗式其禁令

縱纖委之俱折，仍常切如神之志氣，而必多寡質文化，厥
舊坊任摩盪而弗忒者，又将何修至此乎？動容周旋中禮，
洵非盛德之至莫與焉矣。和爲敬之所繇，積性者已獨全
其光大，任所彰施，罔不與欽文溫允，徵其淵茂而盛德迺
迥絕乎天下。若是乎，禮不可貌飾，成性存存，即有弗克
自矯之寅清也。則堯舜固寅清之至者也。安爲嚴之所自
起性者，已蚤抉其間，與舉所流行，罔不與克明，絜又盪爲
典則，而盛德固掩映乎百王。若是乎，圭璧匪可驟致，天心
穆穆，即有弗容自己之勅叙也。則堯舜固勅叙之至者也。
蓋大聖人開天下以非常之懼，方且掃拘孿與亨嘉，別示

新裁，故天位定于一人，而禮承天道，齊戒不言德之聲靈
通焉。其原本夙夜之糾虔，而三禮以洽，觀上下而降其道
于鬼神，所爲樹嚴父配天之義，大聖人給人心以作述之
求，方且統類辨與宗伯和叶，內外故地道彰于百物，而禮
繇地制品物，散列德之秩節備焉。其體察四方之律度，而
五禮以修，即周折而詳其式于鞶帨，所爲全別宜從地之
情，夫性非盛德所盡，盛德非中禮所盡，中禮非動容周旋
所盡，然而無往不合之妙，已見端于此。行法俟命，抑豈外
此別有反之哉。

性說到動容等，正示人下手處。行法俟命，即在此禮。其

性之可持循者中禮未始無勉強而充舜竟無往不合
非盛德之至乎字字合派中卓有大用而了了筆下通
體皆靈故非老手不辦 開端一語擒題又復括盡通
章何等法力 是充是舜那動不得 中煞也字恰好
直欲說盡



吳淪翁序文

擬貞固齋文集後叙

先文端以

世廟戊戌通籍歷官宰輔

予告後寓居白下自生平著述若學統經義齋下學堂劄記樸園通語數十種外年譜齒錄概無存者以是淵源之地數典忘之今春彥以

屬吏謁

秋屏方伯閱手版籍貫詢及先

文端始知出聊城

相國傅少保公門下

方伯為

公嫡裔略分言情叙兩家世誼甚篤隨出示是科名錄及

熙朝宰輔錄命彥手書以補家乘所未備并得讀

公貞固齋文集策論表判各數通益嘆先文端理學相業為有本而

公以開國

廷對第一人十年滄入綸扉翊贊太平盛治尤不可及也考

公布衣時即留心經世之務天文地理兵制河防均勒有成書以燬于火不傳傳者四子書制藝義經經藝而已夫勝代末造國運凌替文運駁雜因之

公生其時獨能滌盪幾社復社餘習經經緯史博大昌明名世氣象也而
理精脉細閎中肆外直集歸胡章羅為一手為後此已丑諸公以文
名家者開其先而非若金黃所遭不幸慷慨激烈僅得目為變徵之
音可不謂盛歟昔宋王公未遇以梅花詩獻呂文穆感時賦物不
過寄懷高遠識者已卜其安排狀元宰相况

公道德經濟悉包孕發皇于是未知當時以為何如也今

方伯將梓其集行世今日士大夫未獲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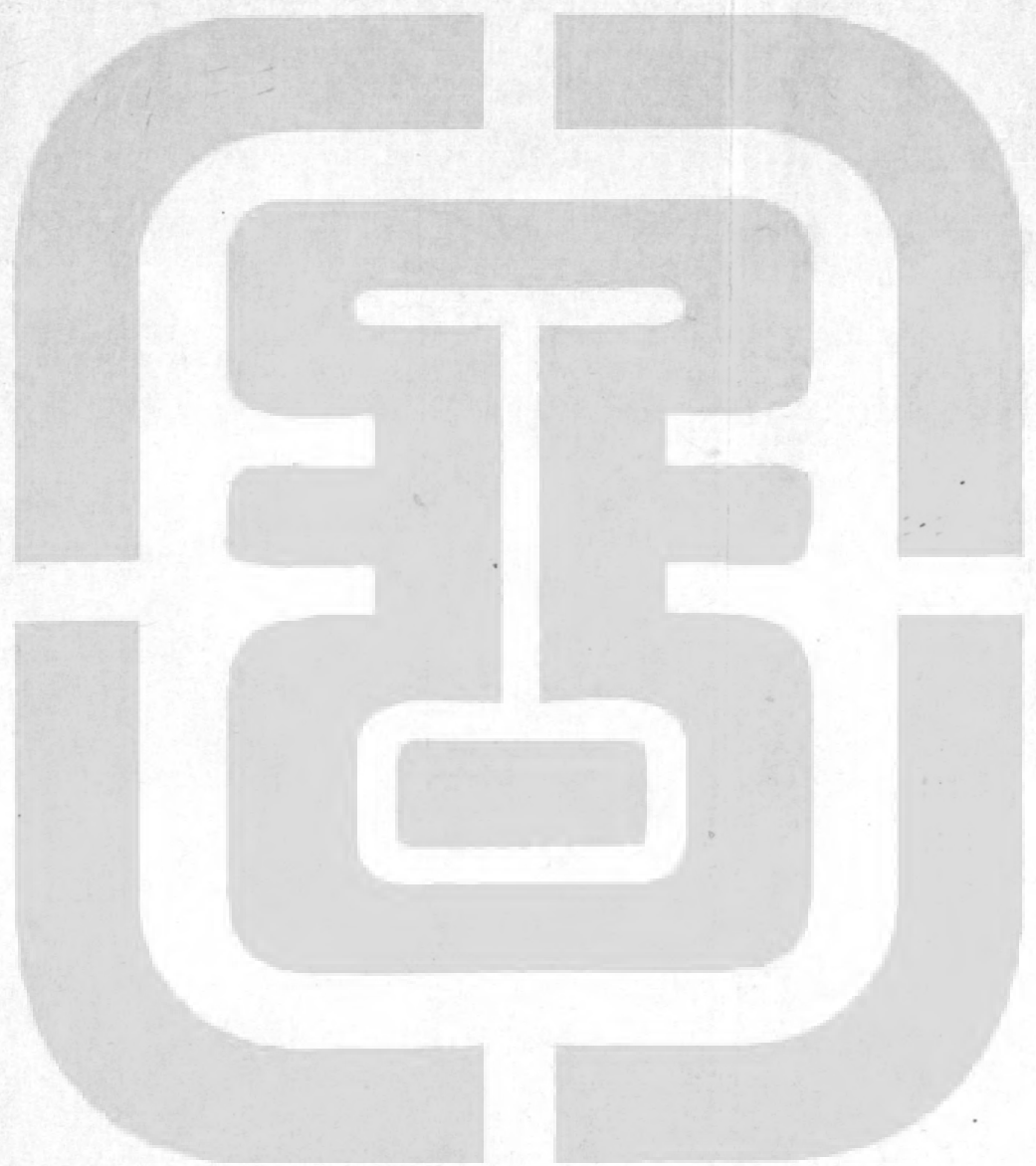
公相業猶得讀

公文章其文章其相業也立言不朽與太山東海同其高深夫何疑焉竊
尤有感者先文端著作甚富歲久板片漫漶散佚為之後者復衰
弱不能自振無以表章萬一近幸

裕東岩先生搜討遺文取學統經義齋諸集捐廉復刊以廣其
傳求如

方伯誦世德之清芬綿功宗之厚澤豈可得哉豈可得哉彥非知文
者尤非能知貞固齋之文者幸得與于校字之列不揣僭妄綴
言簡末

方伯其念孔李通家而不棄之乎楚孝感後學仲山熊家彥薰沐謹叙



貞固齋書義序

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才夫所謂才者秉天地靈秀之氣
敦龐淳固而其學貫天人融經史上下千古以精其識包羅
衆有以宏其度風雲元感聚精會神真學問大經濟固不僅
以文章著而積厚流光見於著作者人共服為大儒事業氣
運所關非偶然也我

朝定鼎之初名世英賢雲蒸霞蔚其以科甲文章冠冕多士劉
黃岡熊鍾陵既開風氣之先張京江繼起文福兼隆位至尊
相豈非元氣凝聚蔚為

國華者哉聊城相國傅少保公為

本朝開科狀元官濟台輔變理襄贊黼黻

昇平尚矣其於天文地理兵農河防皆勒為成書以燼於回祿
世人既未之見有書義八卷經義二卷藏於篋未之發也乙
亥仲冬其元孫秋屏太史出以示余余讀之而肅然起敬也
曰大儒之事業徵於此矣公之學深於經而取材於史精微
廣大勃窣理窟於四子書尋其脈絡觀其會通因題發揮每
於節解句疏見全章之旨得當年立言之神簡鍊之至歸於
精卓其發為議論雲垂海立石破天驚若獨有千古而雄厚

博大渾淪樸茂早為熊劉諸家開先元識相度皆可想見嗚呼間出之才必有實學不當作帖括觀也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先憂後樂窮達一致公書義經義皆未第時所作而學養經猷規模氣象已巍然元輔之望文以載道亦以覘品古今人其殆有同契乎夫博觀史冊所載碩德鉅公苟有斷簡殘碑之流傳猶相與愴慕而流連之而況文章之富與其功德並足不朽如公者哉秋屏追述舊德稟承家學其志可嘉而余以謂公之勲業文章元氣包含以發聖代之光華而為羣材之領袖者尤當與海內士大夫鄭重而愛慕之以相傳於無窮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公其有焉嘉慶二十年季冬之月鄉後學樂陵賈聲槐謹序

此致忠鄉音均与法先年同志其學其識而不同者
則西歷之時為我之極法極中一身之窮通之造
其極維上承啓禎名家文章年矩蕪而光明後佛
要自成力

開國盛世之文且為極盛之文此皆規之於古而法揣
摹之於西然仿佛其形似式而少佳以命石符刻
廟石存身身第藏於家雖少保融然不自足

其凌厲之氣如之氣歡愉之聲即短尾
寸息各振筆而後書者但之規其於負因深而
新如規模久大之既見一端又之運會此第分力
也山左佳少保和國為開邦時廷試第一人不十年
蹕宰輔天下仰其經綸黼黻以為房杜藉以
治嘗廁史館直承明每尋其奏讀著作不可
得行制藝復舉之作之勤見召選輯志心

竊疑之最少保元孫材輝方伯在漢季少保
文多之巨帙久示則封策表制乃四書藝之所
習易我皆在焉鏡注鑄文儲汗遊似其魄
力與國初諸先輩相類欲上而不跡之密研修
雍容之度與斯時勢以立言表則先輩或有
未逮焉其^蓋際重也書也物作觀之時而
獨冠群倫為四方所瞻式如洪鐘雷鼓振

傅少保相國文集書後

文章根於性情學識而氣格則視乎所歷之窮
通治亂極一代之自一代之文以代中之後盛與格盛之
別方哉

朝堂鼎蓋薊統一華夏維時存新命而對
大廷去類皆播越於疾厲監賊之特而獲親龔
伐蕩平之盛故其為文也海昂奮迅剗古頌今聲
如百川壅閉驟注東溟維清濁大小久不曰源而

世之可恃者中禮未始無勉強而充弊竟無往不合

之心過人者甚而後學未由何嚆也藝林之域古
幸後全集得窺作者性情學識雖玉堂制
法初著多不存而由志利解語諸體之則其天年筆典
重唐皇主牧燕行可為之即其啓沃行讓國史
不能具載而所以代聖賢立言者亦不長得矣
興廢場以若行扶指強生為本此以贊惟懼而
輔翼邦者有也永山遊貞觀所賦以列矣因勸

秋坪方伯亟稱以加後人而張可見於集末
以志日象所道是二十五年三月後學吳其以詩
識

寶蓮



